

东周列国志

第二函
十二册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二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魏齊相魏未見有甚長處以粗暴之故濫責范雎至死遂搆殺身之怨後又不卽自引決一累平原君再累虞卿况信陵君子五君中爲最賢魏齊與之同國而素日不知納交其爲人可知但虞卿人物甚賢乃肯捐棄相印從之而逃諒非無故然則魏齊爲人殆無才智而有氣誼者也

秦昭襄之力爲范雎報仇是君臣相得之隆情平原君之寧被秦兵而不肯出魏齊與虞卿棄相同走是朋友相恤之盛節信

陵君與魏齊素無交情其不卽納是爲祖穰計都不妨各成其是但虞卿不惜捐棄富貴而殉朋友于交道中自是篤厚難得但以施之于魏齊覺得不值耳

馮亭人品才識俱優其計畫都正大而穩當却被趙括累了殊爲可惜

趙括之不可爲將其父言之其母又言之其言亦皆剴切詳明孝成乃惑于反間之言貪進取之利棄老成更事之廉頗而竟用括豈非自取其敗

趙括妄誕庸材死不足惜只是斷送却四十萬人性命遂幾至于亡國則用人者可不懼哉

話說須賈得命連夜奔回大梁來見魏王述范雎分付之話那送家眷是小事要斬相國之頭于礎體面難於啟齒魏王躊躇未決魏齊

聞知此信棄了相印連夜逃往趙國依平原君趙勝去了不能出二

只折不逃又王乃大飾車馬將黃金百鎰采帛千端送范睢家眷是有用人物

至咸陽又告明魏齊聞風先遁今在平原君府中不干魏國之事道是

落得范睢乃奏聞秦王曰趙與秦一向結好澠池會上結爲兄

弟又將王孫異人爲質於趙欲以固其好也前秦兵伐韓圍關與趙

遣李攷救大敗兵寡人尙未問罪今又擅納丞相之仇人丞相

之仇卽寡人之仇此是相得君臣之寡人決意伐趙一則報關與之恨二者

索取魏齊乃親帥師二十萬命王翦爲大將伐趙救三城是時趙忠

文王方薨太子月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年少惠文太后用事聞秦

兵深入甚懼時藺相如病篤告老虞卿代爲相國使大將廉頗帥師

禦敵相持不決此次之不敗全虞卿言於惠文太后曰事急矣臣請

奉長安君爲質於趙以求救太后許之原來惠文王之太后乃魏

東周國志卷之二

王之女其年圖襄王新薨太子建卽位年亦少君王后太史氏用事
兩太后如嫂之親親情和睦長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往
質於圖君王后如何不動心於是卽命田單爲大將發兵十萬前來
救圖將王翦言於圖王曰圖多良將又有平原君之賢未易攻也
况圖救將至不如全師而歸亦是老成持重之言圖王曰不得魏齊寡人何面
見應侯乎乃遣使謂平原君曰圖之伐圖爲取魏齊耳若能獻出魏
齊卽當退兵平原君對曰魏齊不在臣家大王無聽人言也使者三
往平原君終不肯認好朋友矣圖王心中悶悶不悅欲得進兵又恐圖
圖合兵勝負難料欲待班師魏齊如何可得再四躊躇生出一箇計
策來乃爲書謝圖王畧曰

寡人與君兄弟也寡人誤聞道路之言魏齊在平原君所是以興
兵索之不然豈敢輕涉趙境所取三城謹還歸於趙寡人願復前

好往來無間

已爲後約平原君來秦地步

王亦遣使答書謝其退兵還城之意田單聞秦師已退亦歸齊去
訖王回至函谷關復遣人以一緘致平原君趙勝趙勝折書看之
畧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

所以還城廉好專爲此句

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平原君將書來見王王集羣臣計議相國虞卿進曰

虎狼之

國也昔孟嘗君入秦幾乎不返况彼方疑魏齊在平原君不可往

廉頗曰昔藺相如懷和氏璧單人入秦尙能完歸國不欺若

不往反起其疑王曰寡人亦以爲秦王美意

未必全美

不可違也遂命

趙勝同使西入咸陽王一見歡若平生曰設宴相待盤桓數

日秦王因極歡之際舉卮向趙勝曰寡人有請於君君若見諾乞飲

此酌勝曰大王命勝何敢不從因引卮盡之秦王曰昔圖文王得呂

尚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

父也比得太高范雖當不得然亦可見其君臣之相得矣范君之仇魏齊托在君家君可使人

歸取其頭以畢范君之恨即寡人受君之賜趙勝曰臣聞之貴而為

友者為賤時也富而為友者為貧時也夫魏齊臣之友也即使真在

臣所臣亦不忍出之好在此句不是賢大說不出况不在乎秦王變色曰君必不

出魏齊寡人不放君出關趙勝曰關之出與不出事在大王且王以

飲相召而以威劫之天下之曲直之所在矣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負

魏齊遂與之俱至咸陽留於館舍使人遣王書畧曰

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魏齊頭且至

平原君夕返不然寡人且舉兵臨趙親討魏齊又不出平原君於

關惟王諒之此一轉却妙平原是不肯負友趙王則何愛於魏齊也

王得書大怒謂羣臣曰寡人豈謂他國亡臣易吾國之鎮公子上

乃發兵圍平原君家索取魏齊平原君賓客多與魏齊相交乘

夜約之逃出往投相國虞卿虞卿曰王畏甚於豹虎此不可以

言語爭也不如仍走大梁信陵君招賢納士天下亡命者皆歸之又

且平原君之厚交必然相庇雖然君罪人不可獨行吾當與君同往

卽解相印爲書以謝王與魏齊至郊外慰之曰信陵君慷慨丈夫

我往投之必立刻相迎不令君久待也虞卿徒走至信陵君之門以

刺通主客者入報信陵君方解髮就沐見刺大驚曰此趙之相國安

得無故至此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暫請入坐因叩其來魏之意

虞卿情急只得將魏齊得罪于始末及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

之意大畧告誅一番主客者復入言之信陵君心中畏不欲納魏

齊須曉得是爲社稷計不是爲自己之私也又念虞卿千里相投一段意思不好直拒事

在兩難猶豫不決省在虞卿聞信陵君有難色不卽出見大怒而去

信陵君問於賓客曰虞卿之為人何如時侯生在旁大笑曰何公子

之暗於事也虞卿以三寸舌取圖王相印封萬戶侯及魏齊窮困而

投虞卿虞卿不愛爵祿之重解綬相隨天下如此人有幾公子猶未

定其賢否耶是已虞卿不是論魏齊然魏齊在其中矣信陵君大慙急挽髮加冠使與人

駕車疾驅郊外追之再說魏齊懸懸而望待之良久而不見消息想曰

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一聞必立刻相迎今久而不至事不成矣

少頃只見虞卿含淚而至曰信陵君非丈夫也乃畏圖而却我吾當

與君間道入圖好虞卿不朋友魏齊曰吾以一時不察得罪於范叔一累平

原君再累吾子又欲子間關跋涉乞殘喘於不可知之圖我安用生

為引佩劍自刎倒覺乾治此是多累子兩個人虞卿急前奪之喉已斷矣虞卿正

在悲傷信陵君車騎隨到虞卿望見遂趨避他所不與相見信陵君

見魏齊屍首撫而哭之曰無忌之過也時趙王得魏齊又走了相國虞卿知兩人相隨而去非及遣飛騎四出追捕使者至魏郊方知魏齊自刎即奏知王欲請其頭以贖平原君歸國信陵君方命殯殮魏齊尸首意猶不忍這是虞卿分中莫算在魏齊數內也使者曰平原君與君一體也平原之愛魏齊與君又一心也魏齊若在臣何敢言今惜已死無知之骨而使平原君長爲虜君其安乎此使者亦大會諛語信陵君不得已乃取其首用匣盛之交封使而葬其屍于郊外髡翁有詩咏魏齊云

無端辱士聽須員

只合捐生謝范曄

殘喘累人還自累

咸陽函首恨教遲

虞卿既棄相印感慚世情遂不復遊宦隱於白雲山中

是遊土中第高人在關

封府蘭陽縣

著書自娛譏刺時事名曰虞氏春秋髡翁亦有詩云

不是窮愁肯著書

千秋高尚說虞兮

可憐有用文章手

相印輕拋狗魏齊

趙王將魏齊之首星夜送至咸陽秦王以賜范雎范雎命漆其頭爲

溺器曰汝使賓客醉而溺我今令汝九泉之下常含我溺也

報仇固快只恐

夫人胆小未免害怕耳一笑

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趙用爲相國以代虞卿之位

范雎又言於秦王曰臣布衣下賤幸受知於大王備位卿相又爲臣

報切齒之仇此莫大之恩也但臣非鄭安平不能延命於魏非王稽

不能獲進於秦願大王貶臣爵秩加此二臣以畢臣報德之心

不忘所自

是厚道處

臣死無所恨秦王曰丞相不言寡人幾忘之卽用王稽爲河東

守鄭安平爲偏將軍於是專用范雎之謀先攻魏遣使約好於齊

范雎謂秦王曰吾聞齊之君王后賢而有智當往試之乃命使者

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曰齊國有人能解此環者寡人願拜下風

試計

亦君王后命取金鎧在手卽時擊斷其環謂使者曰傳語王老婦

已解此環訖矣實是好使者還報范雎曰君王后果女中之傑不可

犯也於是與國結盟各無侵害國賴以安息單說太子熊完爲

質於國留之十六年不遣適使者約好於國使者朱英與俱

至咸陽報聘朱英因述王病勢已成恐遂不起太傅黃歇言於熊

完曰王病篤而太子留於萬一不諱太子不在榻前諸公子必有

代立者國非太子有矣慮得臣請爲太子謁應侯而請之太子曰

善黃歇遂造相府說范雎曰相君知王之病乎范雎曰使者曾言

之黃歇曰太子小於其與將相無不交親者倘王薨而太

子得立其事必謹相君誠以此時歸之于太子之感相君無窮

也若留之不遣更立他公子則太子在不過咸陽一布衣耳况

人懲於太子之不返異日必不復委質事秦夫留一布衣而絕萬

國

乘之好臣竊以爲非計也。事雖在情理中却范睢首肯曰君言是也。

卽以黃歇之言告於**國**王。王曰可令太子傅黃歇先歸問疾疾果

篤然後來迎太子。東意黃歇聞太子不得同歸私與太子計議曰**國**

王留太子不遣欲於懷王故事乘急以求割地也。看得幸而來迎

則**國**之計不迎則太子終爲**國**虜矣太子跪請曰太傅計將若何

黃歇曰以臣愚見不如微服而逃今**國**使者報聘將歸此機不可失

也臣請獨留以死當之。亦是好太子喜曰事若成**國**當與太傅共

之黃歇私見朱英與之通謀朱英許之太子熊完乃微服爲御者。若

好大與**國**使者朱英執轡竟出函谷關無人知覺黃歇守旅舍**國**王

遣歸問疾黃歇曰太子適患病。大似秀才歲考無人守視俟病稍愈

臣卽當辭朝矣過半月度太子已出關矣乃求見**國**王叩首謝罪曰

臣歇恐**國**王一旦不諱太子不得立無以事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

歆有欺君之罪請伏斧鑕秦王大怒曰人乃多詐如此君試自反已國何如

叱左右囚黃歆將殺之丞相范曄諫曰殺黃歆不能復還太子而徒

絕歡不如嘉其忠而歸之王死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歆必為

相君臣俱感德其事必矣是從黃歆說謂中來王以為然乃厚賜黃

歆遣之歸史臣有詩云

更衣執轡去如飛
險作咸陽一布衣

不是春申有先見
懷王餘涕又重揮

歆歸三月而頃襄王薨太子熊完立是為考烈王進太傅黃歆為

相國以淮北地十二縣封春申君黃歆曰淮北地邊請置為郡以

便城守臣願遠封江東各雖為國實是使私考烈王乃改封黃歆於故吳之地

歆修闔閭故城以為都邑濬河於城內四縱五橫以通太湖之水算

有齊改破門為昌門亦曰時孟嘗君雖死而有平原君有信

陵君方以養士相尚黃歇慕之亦招致賓客食客常數十人平原君

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春申君館之於上舍國使者欲誇示國人

以玳瑁為簪以珠玉飾刀劍之室及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

皆以明珠為履楚人多詐或恐是假味耳一笑國使大慙春申君用賓客之謀北兼

國之地用賢士荀卿為蘭陵令修舉政法練習兵士國國復強上

二語自話分兩頭再說秦昭襄王已結國國乃使大將王齮音帥師

伐國從渭水運糧東入河洛以給軍餉拔野王城即刑上黨州以其

地高與天為往來路絕上黨守臣馮亭與其吏民議曰秦據野王則

黨故日上黨上黨非國有矣與其降國不如降國秦怒國得地必移兵於國國受

兵必親國國同患可以禦國乃遣使持書并上黨地圖獻於國孝

成王時孝成王之四年國赧王之五十三年也國王夜臥得一夢夢

衣偏袷之衣袷音速新衣也左右異色曰偏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即飛去未至

於天而墜見兩傍有金山玉山二座光輝奪目王覺召大夫趙禹以

夢告之趙禹對曰偏衣者合也乘龍上天升騰之象陸地者得地也

金玉成山者貨財充溢也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

解得何此嘗無理此

夢大吉

王喜復召筮史敢

筮史掌占之官名敢

占之敢對曰偏衣者殘也乘

龍上天不至而墜者事多中變有名無實也金玉成山可觀而不可

用也

二解相比自然見此說為確

比夢不吉王其慎之

筮史為然

近日占卜多不驗大率因偏信吉而不信凶耳

後三日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

王發書觀之畧曰

秦攻韓急上黨將入於秦矣其吏民不願附秦而願附趙臣不敢

違吏民之欲謹將所轄十七城再拜獻之于大王惟大王辱收之

馮亭雖然欺趙而實忠于韓

王大喜曰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今日驗矣平陽君趙豹諫曰臣

聞無故之利謂之禍殃王勿受也趙王曰人畏秦而懷趙是以來歸

何謂無故趙豹對曰秦蠶食趙地拔野王絕上黨之道不令相通自

以爲掌握中物坐而得之一曰爲趙所有秦豈能甘心哉秦方其耕

而趙收其穫此臣所謂無故之利也說得明且馮亭所以不入地于

秦而入之于趙者將嫁禍于趙以舒趙之困也更明王何不察耶趙

王不以爲然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勝對曰發百萬之眾而攻人國

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今不費寸兵斗糧得十七城此莫大之利不可

失也所謂只計其利不顧其害平原君不是能者王曰君此言正合寡人之意乃使平

原君率兵五萬往上黨受地封馮亭以三萬戶號華陵君仍爲守其

縣令十七人各封以三千戶皆世襲稱侯馮亭閉門而泣不與平原

君相見平原君固請之亭曰吾有三不義不可以見使者爲主守地

不能一不義也不辭主命擅以地入趙二不義也賣主地以得富貴

三不義也平原君嘆曰此忠臣也候其門三日不去馮亭感其意乃

出見猶垂涕不止願交割地面別選良守硬見不爲富貴起見平原君再三撫

慰問君之心事勝已知之君不爲守無以慰吏民之望馮亭乃領守

如故亦不受封好平原君將別馮亭謂曰上黨所以歸者者力不能

獨坑也望公子奏聞王王大發士卒急遣名將爲禦計計在此平

原君回報趙王置酒賀得地徐議發兵未決大大將王龔進兵

圍上黨馮亭堅守兩月是有力援兵猶未至乃率其吏民奔時時

趙王拜廉頗爲上將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進行至長平關在山西澤州高

平關西遇馮亭方知上黨已失兵兵目近乃就金門山下列營築壘

東西各數十如列星之狀又分兵一萬使馮亭守光狼城在高平縣南二十五

里又分兵二萬使都尉蓋音賜負蓋同分領之守東西二郛城又使

裨將趙茄遠探兵兵却說趙茄領兵五千哨探山長平關外約二十

里又分兵二萬使都尉蓋音賜負蓋同分領之守東西二郛城又使

里正遇秦將司馬梗亦行探來到趙茄欺司馬梗兵少直前搏戰正

在交鋒秦第二哨張唐兵又到趙茄心慌手慢被司馬梗一刀斬之

亂殺趙兵廉頗問前哨有失傳諭各壘用心把守勿與秦戰老成持重且

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老成軍中都不解其意王齧大軍已到

距金門山十里下寨先分軍攻二郭城蓋負同出戰皆敗沒王齧攻

勝攻光狼城司馬梗奮勇先登大軍繼之馮亭復敗走奔金門山大

營廉頗納之秦兵又來攻壘廉頗傳令出戰者雖勝亦斬王齧攻

之不入乃移營逼之去趙營僅五里挑戰幾次趙兵終不出王齧曰

廉頗老將其行軍持重未可動也偏將王陵獻計曰金門山下有流

澗名曰楊谷秦趙之軍共取汲于此澗趙壘在澗水之南面秦壘踞

其西水勢自西而流于東南若絕斷此澗使水不東流趙人無汲不

過數日軍必亂計亦好只是被廉頗先算過了亂而擊之無不勝矣王齧以爲然使

軍士將澗水築斷至今陽谷名爲絕水爲此也誰知廉頗預掘深坎

注水有餘日用不之秦趙相持四箇月王齟不得一戰無可奈何可知

特遣使入告秦王秦王召應侯范雎計議范雎曰廉頗更事久知

秦軍強不輕戰彼以秦兵道遠不能持久欲以老我而乘其隙看得

若此人不去趙終未可人也秦王曰卿有何計可以去廉頗乎范雎

屏左右言曰要去廉頗須用反間之計如此恁般非費千金不可敵

有良臣非此難勝秦王大喜卽以千金付范雎乃使其心腹門客從間道入

邯鄲用千金賄賂趙王左右布散流言曰趙將惟馬服君最良聞其

子趙茄勇過其父若使爲將誠不可當廉頗老而怯屢戰俱敗失亡

趙卒三四萬今爲秦兵所逼不日將出降矣趙王先聞趙茄等被殺

連失三城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廉頗主堅壁之謀不肯出戰趙王

已疑其怯未必先及聞左右反間之言信以爲實遂召趙括問

後虫生之腐而及聞左右反間之言信以爲實遂召趙括問

曰卿能爲我擊秦君乎括對曰秦若使武安君爲將尙費臣籌畫如

王齒不足道矣也未趙王曰何以言之趙括曰武安君數將軍先

敗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再攻魏取大小六十一城又南攻

拔鄆郢定巫黔又復攻魏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又攻魏拔五城斬首

五萬又斬魏將賈偃沉其卒二萬入於河戰必勝攻必取其威名素

著軍士望風而慄臣若與對壘勝負居半不故尙費籌畫如王齒

新爲秦將乘廉頗之怯故敢於深入若遇臣如秋葉之遇風不足當

迅掃也我更不信大悅卽拜趙括爲主將賜黃金彩帛使持節往代

廉頗復益勁軍二十萬只算添湯括閱軍畢車載金帛歸見其母母曰

汝父臨終遺命戒汝勿爲將汝今日何不辭之括曰非不欲辭奈

朝中無如括者已願殺母乃上書諫曰括徒讀父書不知通變非將

才願王勿遣王召其母至親叩其說母對曰括父奮爲將所得賞

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目卽宿于軍中不問及家事與士卒同甘苦

每事必博諮于眾不敢自專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

視所賜金帛悉歸私家爲將豈宜如此趙著言括不可將是在虛處看其母却在將處看這如人

到大有括父臨終嘗戒妾曰括若爲將必敗兵妾謹識其言願王

別選良將切不可用括王曰寡人意決汝勿復言想必是四十萬人性命無處出

王母曰王卽不聽妾言儻兵敗妾一家請無連坐王許之趙括遂

引大軍出邯鄲望長平進發再說范雎所遣門客猶在邯鄲備細打

聽盡知趙括向趙王所說之語王已拜爲大將擇日起程遂連夜

奔回咸陽報信王與范雎計議曰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乃更

遣自起爲上將王齧副之傳軍中祕密其事有人洩漏武安君爲將

者斬這是還煩趙括有再說趙括至長平關廉頗驗過符節卽將軍能其實何須如此

籍交付趙括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趙括將廉頗約束盡行

更改軍壘合并成大營時馮亭在軍中固諫不聽確了趙括括又以白

己所帶將士易去舊將嚴諭兵若來各要奮勇爭先如遇得勝便

行追逐在那務使軍一騎不返蒙中白起既入軍聞趙括更易

廉頗之令先使卒三于人出營挑戰趙括輒出萬人來迎軍大敗

奔回明是故意白起登壁上望趙軍謂王齕曰吾知所以勝之矣趙括勝

了一陣不禁手舞足蹈使人至營下戰書白起使王齕批來曰決

戰因退軍十里復營于王齕舊屯之處趙括喜曰兵畏我矣不中

耳乃椎牛饗士傳令來日大戰定要生擒王齕與諸侯做個笑話只

反白起安營已定大集諸將聽令使將軍王齕王陵率萬人列陣與

趙括更迭交戰只要輸不要贏引得兵來攻壁便算一功再喚

大將司馬錯司馬梗二人各引兵一萬五千從間道遠出軍之後

絕其糧道又遣大將胡傷引兵二萬屯于左近只等人開壁出逐

秦軍卽便殺出要將趙軍截爲二段又遣大將蒙驁王剪各率輕騎

五千俟候接應自起與王齕堅守老營白是有許多安插趙括却一亭也沒有正是安

排地網天羅計待捉龍爭虎鬪人再說起括吩咐軍中四鼓造飯五

鼓結束平明列陣前進行不五里遇見秦兵兩陣對圓趙括使先鋒

傅豹出馬秦將王賁接戰約三十餘合王賁敗走傅豹追之趙括復

遣王容率軍幫助又遇秦將王陵畧戰數合王陵又敗走趙括見趙

兵連勝自率大軍來追馮亭又諫曰秦人多詐其敗不可信也元帥

勿追趙括不聽趙是愚人趙要自用追奔十餘里及于秦壁王賁王陵遠營而

走秦壁不開趙括傳令一齊攻打連打數日秦軍堅守不可入趙括

使人催取後軍移兵齊進已是不能只見趙將燕射飛騎而來報曰後營

被秦將胡傷引兵冲出遏住不得前來趙括大怒口胡傷如此無禮

吾當親往親往便使人探聽秦軍行動回報道西路軍馬不絕東路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上

無人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行不上二三里大將蒙騫一軍從刺斜裏殺出大叫趙括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計還不投降趙括大怒挺戟欲戰蒙騫偏將王容出曰不勞元帥容某建功王容便接住蒙騫交鋒王翦一軍又至趙兵折傷頗眾趙括料難取勝鳴金收軍就便擇水草處安營馮亭又諫曰軍氣用銳今我兵雖失利苟能力戰尚可脫歸本營并力拒敵若再此安營腹背受困將來不可復出馮亭之謹虛虛

不錯其如趙括之不聽何

趙括又不聽使軍士築成長壘堅壁自守一面飛奏

王求援一面催取後隊糧餉誰知運糧之路又被司馬梗引兵塞斷

白起大軍遮其前胡傷蒙騫等大軍截其後秦軍每日傳武安君將

令招趙括投降趙括此時方知白起真在軍中唬得心胆俱裂安止勝負

居半而已再說秦王得武安君捷報知趙括兵困長平親命駕來至河內

盡發民家壯丁凡年十五以上皆令從軍分路掠取秦人糧草過絕

救兵趙括被圍軍圍困凡四十六日軍中無糧士卒自相殺食趙括

不能禁止好個大乃將軍將分爲四隊傅豹一隊向東蘇射一隊向

西馮亭一隊向南王容一隊向北分咐四隊一齊鳴鼓奪路殺出如

一路打通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誰知武安君自起又預選射手環

壘埋伏凡過壘中出來者不拘兵將便射四隊軍馬冲突三四

次俱被射回又過一月一月纔想出一條計來纔好也純極了死不好乎趙括不勝其憤精

選上等銳卒五千人俱穿重鎧乘坐駿馬趙括握戟當先傅豹王容

緊裨在後自圍突出王翦蒙驚二將齊上趙括力戰數合不能透圍

復身欲歸長平馬蹶墜地中箭而亡趙軍大亂傅豹王容俱死蘇射

引馮亭共走馮亭曰吾三諫不從今至於此天也又何逃乎乃自刎

而死蚴蚴蘇射奔脫往胡地去說白起豎起招降旗軍皆棄兵解

甲投拜呼萬歲白起使人揭趙括之首往營招撫營中軍士尙二

十餘萬聞主帥被殺無人敢出拒戰亦皆願降甲冑器械堆積如山

營中輜重悉爲其有只等趙括厚禮只是秦人不叫多謝可恨耳白起與王齕計議曰前

秦已拔野王上黨在掌握中其吏民不樂爲秦而願歸趙今趙卒先

後降者總合來將近四十萬之眾儻一旦有變何以防之乃將降卒

分爲十營使十將以統之配以秦軍二十萬各賜以牛酒聲言明日

武安君將汰選趙軍凡上等精銳能戰者給以器械帶回秦國隨征

聽用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俱發回趙先有此語便把趙軍心安軍大喜是夜

武安君密傳一令于十將起更時分但是秦兵都要用白布一片裹

首却似先與趙兵戴孝一笑凡首無白布者卽係趙人當盡殺之秦兵奉令一齊

發作降卒不曾準備又無器械束手受戮其逃出營門者又有蒙驚

王翦等引軍巡邏獲住便砍四十萬軍一夜俱盡血流淙淙有聲楊

谷之水皆變爲丹至今號爲丹水上帝好生人命至重白起之慘毒如此安能保後之善終乎武

安君收圖卒頭顱聚于壘之間謂之頭顱山因以爲臺其臺崔嵬
桀起亦號白起亭臺下卽楊谷也後來宋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淒
然長嘆命三藏高僧設水陸七晝夜超度坑卒亡魂因各其谷曰省
冤谷此是後話史臣有詩云

高臺百尺盡頭顱

何止區區萬骨枯

矢石無情緣鬪勝

可憐降卒有何辜

通計長平之戰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連王齕先前投下降卒
並皆誅戮禍莫大于殺已降
白起之孽大矣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放歸邯
鄲使宣揚秦國之威不知趙國存亡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鄴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東周及國志 卷之二十二
爲將行兵殺人勢所不免然必須常存一片慈憫惻怛之心以
帝德好生爲念則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熾者至于殘毒好
殺之人雖建大功居高位其後未有不遭慘禍者蓋天道人事
報應之理固不爽也白起數將秦兵每戰必斬首級數萬其孽
已深至于長平之役一夜而殺四十萬無罪之人殘忍惡毒無
以復加卽無范雎之隙亦豈能保善終乎

大功垂成而爲人所沮其實難以甘心然沮我者方秉政而得
君則勢不得不韜光斂晦以求爲自全之術若稍出怨言則必
然召禍自起未能識得此意所以終致杜郵之誅

平原平曰食客三千餘人到有事時要選二十個也選不出來
毛遂亦不過是說士有口舌之才耳非能文武全備也而竟得
其力以成從約彼十九人者固毫無所濟也則雖曰文武全備

始不過是儒生之文蹶劣之武猶出于毛遂之下者也則雖有
三千餘人只謂之并無一士可也

呂不韋是個賈人忽然想道立君一節真是奇人奇事奇想至
其爲異人許多計畫及目各處言語全是說士局面節節在行
賈人中乃有此人豈非大奇之事

話說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捷報心中大喜

先有小喜以後聞
破後之大憂

趙軍困于長平正欲商量遣兵救援忽報趙括已死趙軍四十餘萬
盡降于秦被武安君一夜坑殺止放二百四十人還國王大驚羣

臣無不悚懼國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

孫妻哭其夫沿街滿市號痛之聲不絕

合我今日讀之
猶凄慘不已惟趙括之母

不哭曰自括爲將時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趙王以括母有前言不
加誅反賜粟帛以慰之又使人謝廉頗國正在驚惶之際邊吏又

報道蘇兵攻下上黨十七城皆以降秦所謂有名無實可今武安君

親率大軍前進聲言欲圍邯鄲趙王問羣臣誰能止秦兵者羣臣莫

應平原君歸家遍問賓客賓客亦無應者適蘇代客于平原君之所

自言代若至咸陽必能止秦兵不攻趙平原君言于趙王趙王大出

金幣資之入秦蘇代往見應侯范雎趙揖之上坐問曰先生何為而

來蘇代曰為君而來范雎曰何以教我蘇代曰武安君以殺馬服子

乎雎應曰然代曰今且圍邯鄲乎兩問妙若似不從趙來者雎又應曰然代曰武

安君用兵如神身為秦將攻奪七十餘城斬首近百萬雖伊尹呂望

之功不加於此今又舉兵而圍邯鄲趙必亡矣趙亡則秦成帝業秦

成帝業則武安君為佐命之元臣如伊尹之于湯呂望之于周君雖

素貴不能不居其下矣只是以位榮寵動范雎似全不為起者是說得巧處范雎愕然前席

曰然則何如蘇伐曰君如不許韓割地以和于秦夫割地以為君

功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君之位則安于泰山矣范雎大喜明日即

言于**秦**王曰**秦**兵在外日久已勞苦宜休息不如使人諭**魏****趙**使割

地以求和**秦**王曰惟相國自裁於是范雎復大出金帛以贈蘇伐之

行使之往說**韓****魏**范君乃不知睢只消往韓一說耳若趙更何須說得**韓****魏**二王懼**秦**皆聽代

計**韓**許割垣雍一城在今開封府原武縣西北**趙**許割六城各遣使求和于**秦**

王初嫌**韓**止一城太少使者曰上黨十七縣皆**韓**物也語亦**秦**王乃

笑而受之召武安君班師白起連戰皆勝正欲進圍邯鄲忽聞班師

之詔知出于應侯之謀乃大恨自此白起與范雎有隙實是恨事無秦做不得對

頭白起宣言於眾曰自長平之敗邯鄲城中一夜十驚若乘勢往攻

不過一月可拔矣惜乎應侯不知時勢主張班師失此機會范雎問此百然

要恨**秦**王聞之大悔曰起既知邯鄲可拔何不早奏乃復使起為將欲

使伐**魏**白起適有病不能行乃改命大將王陵率軍十萬伐**魏**圍

邯鄲城趙王使廉頗禦之畢竟還是用他好頗設守甚嚴復以家財募死士

時時夜縋城往攻營王陵兵屢敗時武安君病已愈王欲使代

王陵武安君奏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前者大敗之後百姓震恐不寧

因而乘之彼守則不固攻則無力可尅期而下今二歲餘矣其備已

定又廉頗老將非趙括比諸侯見秦之方和子趙而復攻之皆以秦

為不可信必將合從而來救臣未見秦之勝也見識原不差只是秦王

強之行白起固辭秦王復使應侯往請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遂

稱病秦王問應侯曰武安君真病乎應侯曰病之真否未可知然不

肯為將其志已堅秦王怒白起以秦別無他將必須彼耶已種要殺之恨昔

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齕也齕何遽不如起乃益兵十萬命王齕往

代王陵王陵歸國免其官王齕圍邯鄲五月不能拔武安君聞之謂

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勝以實已言矣明是幸國之不

急怪得容有與應侯相善者洩其語應侯言于秦王必欲使武安君

為將武安君遂僞稱病篤秦王王大怒削武安君爵上貶為士伍遷于

陰密在真定府立刻出咸陽城中不許暫停武安君嘆曰范蠡有言狡兔

死走狗烹這却比得不當吾為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故當烹矣于是出咸

陽西門至于杜郵驛名暫歇以待行李應侯復言于秦王曰白起之行

其心怏怏不服大有怨言其托病非真恐適他國為秦害又中秦王之忌

王乃遣使賜以利劍令自裁使者至杜郵致秦王之命武安君持劍

在手嘆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好殺逞淺何為無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

役秦卒四十餘萬來降我挾詐一夜盡坑之被誡何罪我死固其宜

矣自說該死想必不差乃自勁而死時昭襄王之五十年十一月秦赧王之

五十八年也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無不憐之往往為之立祠後至

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隻牛腹有白起二字論者謂白起殺人

十七

太多故數百年後尙受畜生雷震之報殺業之重如此是極爲將者可

不戒哉王既殺白起復發精兵五萬令鄭安平將之往助王齧必

攻下邯鄲方已王聞秦益兵來攻大懼遣使分路求救于諸侯乎

原君趙勝曰魏吾姻家且素善其救必至魏大而遠非以合從說之

不可吾當親往于是約其門下食客欲得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

題目原三千餘人內文者不武武者不文選來選去止得一十九人

出難了這十九人想來不足二十之數平原君嘆曰勝養士數十年于茲矣

也不見怎的真才有下坐客一人出言曰如臣者不識可以備

得士之難如此哉原少數乎平原君問其姓名對曰臣姓毛名遂因人客君門下三年矣

不知受過多平原君笑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于囊中其穎立

少委曲了露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是先生于文武一無所長也

毛遂曰臣今日方請處囊中耳妙使早去囊中將突然盡脫爾豈

特露穎而已哉平原君異其言乃使湊二十人之數卽日辭了

望陳都時楚都於陳進發旣至先通春申君黃歇歇素與平原君有交乃

爲之轉通于考烈王平原君黎明入朝相見禮畢王與平原君

坐于殿上毛遂與十九人俱敘立于階下平原君從容言及合從却

之事王曰合從之約始事者後聽張儀遊說其約不堅先懷

王爲從約長伐不克滑王復爲從約長諸侯背之至今列國以

從爲諱此事如團沙未易言也平原君曰自蘇秦倡合從之議六國

約爲兄弟盟于洹水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受犀

首公孫行之欺欲共伐懷王受張儀之欺欲共伐所以約從慚解

使三國堅守洹水之誓不受欺共奈之何哉說得潛王名爲

合從實欲兼并是以諸侯背之豈合從之不善哉王曰今日之勢

強而列國俱弱但可各圖自保安能相爲平原君曰雖強分制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十二

六國則不足六國雖弱合制論縱橫利害無出此二語則有餘若各圖自保不

思相救一強一弱勝負已分恐師一旦進也王又曰兵一出

而拔上黨十七城坑卒四十餘萬合二國之力不能敵一武

安君也怪不今又進逼邯鄲國僻遠能及于事乎平原君曰寡君

命將非人致有長平之失今王陵王齮二十餘萬之眾頓于邯鄲之

下先後年餘不能損之分毫若救兵一集可以大挫其鋒此數年

之安也王曰新通好于君欲寡人合從救必遷怒于

是代而受怨矣也是該慮的平原君曰之通好于者欲專事于

說得明白既亡豈能獨立哉王終有畏之心遲疑不決毛

遂在階下顧視日晷已當午矣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可決今自日出入朝日中而議猶未定何也王怒問曰

彼何人平原君曰此臣之客毛遂王曰寡人與汝君議事客何得

多言叱之使去毛遂走上幾步按劍而言曰合從乃天下大事天下

人皆得議之

先說得自已有理步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責他無理妙

王色稍舒問

曰客有何言毛遂曰楚地五千餘里自武文稱王至今雄視天下號

爲盟主一旦秦人崛起數敗秦兵懷王囚死白起小豎子一戰再戰

鄢郢五沒被逼遷都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猶以爲羞大王獨不念

乎全用法今日合從之議爲秦非爲趙也趙王曰唯唯遂曰大王之意

已決乎趙王曰寡人意已決矣毛遂呼左右取歃血盤至跪進于趙

王之前曰大王爲從約長當先歃次則吾君次則臣毛遂于是從約

遂定毛遂歃血畢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宜共歃于堂下

公等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譏借得妙

趙王既許合從卽命春申君將八萬

人救趙平原君歸國嘆曰毛遂生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閔人

多矣乃今于毛先生而失之勝自今不復相天下士矣

你原不是相士人

自

是以遂爲上客正是

櫓櫓空大隨人轉

秤錘雖小壓千斤

利錐不與囊中處

文武紛紛十九人

時**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帥兵十萬救**趙**王聞諸侯救至親至邯

鄲督戰使人謂**魏**王曰**秦**攻邯鄲且暮且下矣諸侯有敢救者必移

兵先擊之此卽楚王之所慮也**魏**王大懼遣使者追及晉鄙軍戒以勿進晉鄙

乃屯於鄴下春申君亦屯兵於武關觀望不進此段事權且放過話

分兩頭却說**秦**至孫異人自**秦**會澠池之後爲質于趙那異人乃

安國君之次子安國君名桂字子侯昭襄王之太子也安國君有子

三十餘人皆諸姬所出非適子所寵如號爲華陽夫人未有子偏

寵人却沒有子異人之母曰夏姬無寵又早死故異人質**秦**久不通信當王

剪伐**趙**王遷怒于質子欲殺異人平原君諫曰異人無寵殺之何

益即有寵殺

之亦何益徒令秦人籍口絕他日通合之路趙王怒猶未息乃安

置異人于叢臺

武靈王所築

命大夫公孫乾爲館伴使出入堅守又削其

稟祿異人出無兼車用無餘財終日鬱鬱而已時有湯翟

地在陳州人姓

呂名不韋父子爲賈平日往來各國販賤賣貴

販妻販子買那一個丞相二個皇帝這生

意大

家累千金其時適在邯鄲偶于途中望見異人生得面如傅粉

唇若塗朱雖在落窆之中不失貴介之氣不韋暗暗稱奇指問旁人

曰此何人也答曰此乃秦王太子安國君之子質于趙國因秦兵屢

次犯境我王幾欲殺之今雖免死拘留叢臺資用不給無異窮人不

韋私嘆曰此奇貨可居也

以皇帝爲奇貨大奇

乃歸問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

父曰十倍又問販賣珠玉之利幾倍父曰百倍又問若扶立一人爲

王掌握山河其利幾倍父笑曰安得王而立之具利千萬倍不可計

矣不韋乃以百金結交公孫乾往來漸熟因得見異人佯爲不知問

其來歷公孫乾以實告一日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不韋曰坐間別

無他客既是國國王孫在此何不請來同坐人得公孫乾從其命卽

請異人與不韋相見同席飲酒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巧不韋低

聲而問異人曰王今老矣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殿

下弟兄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國事華陽夫

人求爲之子他日有立儲之望只筭謀異人含淚對曰某豈望及此

但言及故國心如刀刺恨未有脫身之計耳不韋曰某家雖貧請以

千金爲殿下西遊往說太子及夫人救殿下還朝如何異人曰若如

君言倘得富貴與君共之肯賣言甫畢公孫乾到問曰呂君何言不

韋曰某問王孫以中之王價妙是買大王孫辭我以不知也公孫

乾更不疑惑命酒更酌盡歡而散自此不韋異人時常相會遂與以

五百金密付異人先定使之買囑左右結交賓客公孫乾上下俱受

異入金帛串做一家不復疑忌不韋復以五百金市買奇珍玩好

化貨換
化貨

別了公孫乾竟至咸陽探得華陽夫人有姊亦嫁于國先買囑

其家左右通話于夫人之姊

要買便宜貨必須
先尋一得力中人

言王孫異人在國思

念太子夫人有孝順之禮托某轉送這些小之儀亦是王孫奉候姨

娘者遂將金珠一函獻上

先送

姊大喜自出堂于廉內見客中人謂

不韋曰此雖王孫美意有勞尊客遠涉今王孫在國未審還想故土

不韋答曰某與王孫公館對居有事整與某說某盡知其心事日

後思念太子夫人言自幼失母夫人便是他嫡母欲得回國奉養以

盡孝道姊曰王孫向來安否不韋曰因國兵屢次伐國王每每欲

將王孫來斬喜得臣民盡皆保奏幸存一命所以思歸愈切姊曰臣

民何故保他不韋曰王孫賢孝無比每遇國王太子及夫人壽誕及

元旦朔望之辰必清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

誰見

國人無不知之又

且好學重賢交結諸侯賓客徧于天下天下皆稱其賢孝以此臣民盡行保圖不韋言畢又將金玉寶玩約直五百金獻上曰王孫不得

歸侍太子夫人有薄禮權表孝順相求王親轉達姊命門下客管待

不韋酒食遂自入告于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為王孫真念我心

中甚喜亦以銀子為重可嘆夫人姊回復呂不韋不韋因問姊曰

夫人有子幾人姊曰無有不韋曰吾聞以色列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及此時宣擇諸子中賢孝者為子百歲之

後所立子為王終不失勢不然他日一旦色衰愛弛悔無及矣今異

人賢孝又自附于夫人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拔以為適子夫人

不世世有寵于圖乎姊復述其言于華陽夫人夫人曰客言是也一

夜與安國君飲正歡忽然涕泣婦人進說無論如話太子怪而問之

夫人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君諸子中惟異人最賢得諸侯

賓客來往俱稱譽之不容口

你在何處聽得的

若得此子爲嗣妾身有托太

子許之夫人曰君今日許妾明日聽他姬之言又妄之矣太子曰夫

人倘不相信願刻符爲誓乃取玉符刻適嗣異人四字而中剖之各

留其半以此爲信夫人曰異人在圖何以歸之太子曰當乘間請于

王也時圖昭襄王方怒趙太子言于王王不聽不韋知王后之弟楊

泉君方貴幸復賄其門下求見楊泉君

又尋一個買貨中人

說曰君之罪至死

君知之乎楊泉君大驚曰吾何罪不韋曰君之門下無不居高位享

厚祿駿馬盈于外廄美女充於後庭而太子門下無富貴得勢者王

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嗣位其門下怨君必甚君之危亡可

待也

以害

楊泉君曰爲今之計當如何不韋曰鄙人之計可以使君

壽百歲安于泰山君欲聞否

頓一頓妙

楊泉君跪請其說不韋曰王年高

矣而子後太子又無適男今王孫異人賢孝聞于諸侯而棄在于趙

曰夜引領思歸君誠請王后言于國王而歸異人使太子立爲適子

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太子與王孫之德王

后者世世無窮君之爵位可長保也又以利動楊泉君下拜曰謹謝

教卽日以不韋之言告于王后王后因爲國王言之國王曰俟國人

請和吾當迎此子歸國耳太子召呂不韋問曰吾欲迎異人歸國爲

嗣父王未准先生有何妙策不韋叩首曰太子果立王孫爲嗣小人

不惜千金家業賂國當權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俱大喜將黃金三

百鎰付呂不韋轉付王孫異人爲結客之費王后亦出黃金三百鎰

亦付不韋夫人又爲異人製衣服一箱亦贈不韋黃金共百鎰這都

在利錢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使傳語異人只在旦晚可望相見不

必憂慮不韋辭歸回至邯鄲先見父親說了一遍父親大喜次日卽

備禮謁見公孫乾然後見王孫異人將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說話

細細詳述又將黃金五百鎰及衣服獻上異人大喜謂不韋曰衣服

我留下黃金煩先生收去倘有用處但憑先生使費只要救得我歸

國感恩不淺再說不韋向取下邯鄲美女號爲趙姬善于歌舞知其

懷娠兩月又是兩宗貨物心生一計想道王孫異人回國必有繼立之分若

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爲王嬴氏之天下

便是呂氏接代起心不良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這主生意遂請異人和

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兩行自不必說酒至半酣不

韋開言卑人新納一小姬頗能歌舞欲今奉勸一盃勿嫌唐突正是賣弄

貨寶卽命二青衣了鬟喚趙姬出來不韋曰汝可拜見二位貴人趙姬

輕移蓮步在甃音瞿命絨單也上叩了兩個頭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

還禮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向前爲壽盃到異人請看寶貨異人擡頭看

時果然標緻怎見得

雲髻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白
玉微開笑靨似褒似欲媚幽王緩動金蓮擬西施堪迷吳主萬種
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畫難工

趙姬敬酒已畢舒開長袖卽在檀檯上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體若

游龍袖如素蛺宛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

如此好貨那怕客人不賣

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神搖魂蕩口中贊歎不已趙姬舞畢

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二人歡飲而盡趙姬勸酒完了入內去訖賓

主復互相酬勸盡量極歡公孫乾不覺大醉臥于坐席之上異人心

念趙姬借酒裝面請于不韋曰念某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與公求

得此姬爲妻足滿平生之願

豈有此理

未知身價幾何容當奉納不韋佯

怒曰我好意相請出妻獻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奪吾所愛是何道

理異人跼踏無地卽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娶先生割愛實乃

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慌忙扶起曰吾爲殿下謀歸千金家產尙
且破盡全無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從彼若
情願卽當奉送備舖床拂第之役異人再拜稽首候公孫乾酒醒一
同登車而去其夜不韋向趙姬言曰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爲妻你
意若何趙姬曰妾旣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棄之使事他姓乎不
韋密告曰汝隨我終身不過一賈人婦耳王孫將來有王之分汝
得其寵必君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卽爲太子我與你便是王之父
母富貴俱無窮矣汝可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漏洩以算計較
計身分趙姬曰君之所謀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婦恩愛何忍割絕
一笑言訖淚下不韋撫之曰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爲夫
婦永不相離豈不美哉二人遂對天設誓兩歎計立合同當夜同寢恩情倍
常不必細述次日不韋到公孫乾處謝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曰正

欲與王孫一同造府拜謝高情何反勞枉駕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曰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取侍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已勉從尊命矣今日良辰卽當送至寓所陪伴異人曰先生高義粉骨難報公孫乾曰卽有此良姻某當爲媒遂命左右備下喜筵不韋辭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

貨物脫手利錢穩了

髯翁有詩云

新歡舊愛一朝移

花燭窮途得意時

盡道王孫能奪國

誰知暗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如魚似水愛眷非常

異人想是古董客人不知如何喜歡舊貨一笑

約過一

月有餘趙姬遂向異人曰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懷胎矣異人不知來歷只道自己下種愈加歡喜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與異人嫁過八個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懷著一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個月周年方纔產

下一兒產時紅光滿室百鳥飛翔看那嬰兒生得豐準長目方額重

瞳口中若有數齒背項有龍麟一塔啼聲洪大街市皆聞其時乃

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朔月朔旦異人大喜曰吾聞應運之主必有異

徵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于正月異日必爲政于天下遂用趙姬之

姓名曰趙政後來政嗣爲王兼并六國卽秦始皇也當時呂不韋

聞得趙姬生男暗暗自喜這是第一宗大利錢如何不喜至昭襄王五十年趙政

已長成三歲矣時兵圍邯鄲甚急不韋謂異人曰王倘復遷怒

于殿下奈何不如逃奔國可以自脫此時要緊之極不然一場辛苦落誰家矣異人曰

此事全仗先生籌畫不韋乃盡出黃金共六百斤以三百斤遍賂南

門守城軍將托言曰某家舉自陽翟來行賈於此不幸寇生發圍

城日久某思鄉甚切今將所存資本盡數分散各位只要做個方便

人情放我一家出城回陽翟去感恩不淺守將許之雖是說得像準竟是銀子之力

復以百金獻于公孫乾述已欲回陽翟之意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將說個方便守將和軍卒都受了賄賂落得做個順水人情不韋預教異人將趙氏母子密寄于母家是日整酒請公孫乾說道某只在三日內出城特具一盃話別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左右軍卒俱大酒大肉聽其飲啖各自醉飽安眠至夜半異人微服譚在僕人之中跟隨不韋父子行至南門守將不知真假私自開鑰放他出城而去利錢九論來王齷大營在於西門因南門是走陽翟的大路不韋原說選鄉所以只討南門三人共僕從結隊連夜奔走打大灣轉欲投秦軍至天明被秦國遊兵獲住不韋指異人曰此秦國王孫向質于趙今逃出邯鄲來奔本國汝輩可速速引路遊兵讓馬匹與三人騎坐引至王齷大營王齷問明來歷請入相見卽取衣冠與異人更換設客管待王齷曰大王親在此督戰行宮去此不過十里乃備車

馬轉送入行宮。昭襄王見了異人不勝之喜曰：「太子日夜想汝，今天遣吾孫脫于虎口也。」便可先回咸陽以慰父母之念。異人辭了秦王與不韋父子登車竟至咸陽。不知父子相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魯仲連之才亦在游說之內，但其人品識果甚高，非一切可及其不肯帝秦所持甚正。但其說新垣衍之語全在利害上立論，便不能脫游說常套耳。

此時各國之畏秦甚于狼虎，若只論理而言，帝秦之不可人必不能見。聽固須兼利害而言之，但是純論利害便畢竟是毛病。

處

新垣衍之欲帝秦是求利而免害也魯仲連處處以害林之正
是針鋒相對

戰國五君以養士相高食客俱三千餘人究竟內中何嘗有一
個出色人物孟嘗之雞鳴狗盜不足言士馮驩毛遂亦不過說
士之才邯鄲之圍趙幾亡國平原之客固現在也信陵之欲救
趙賓客固俱在也并不聞有一人能出奇謀至計爲二公子排
難釋患者竊符之計出于侯生毛公薛公隱于廛市以此論來
則豈特平原君之遊徒爲豪舉卽諸君之養士皆徒豪舉而已
卽信陵君若無侯生朱亥毛薛二公之事亦猶未免于豪舉也
晏平仲之論穰苴曰賢者非惟擇君亦欲擇友田開疆輩勇悍
之夫穰苴豈屑與之同事哉此言何獨穰苴凡賢者之出處誰
不如此如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其人若非信陵君誠意懇至固

安肯削身食客之列而隨人俯仰哉故雄才高識之士必皆臣節自尋求士者非自出特眼尋訪搜羅而欲以泛泛之情卽欲收之以爲我用此斷斷不可得之事也

信陵君之竊符救趙其事甚險蓋魏兵固嘗屢敗于秦今日之救趙安能保其必勝乎不能必勝而先竊虎符擅殺國之大將眞爲有罪于魏而無功于趙矣其竟能却秦而存趙者幸也但親親之誼其勢不得不救幸而有功足以彰國威而救骨肉之難卽不幸而無功亦不失爲豪傑之舉耳凡妙在汰老弱歸父兄留孤子給醫藥諸事足以鼓勵人心所以爲致勝之本

趙與魏唇齒也趙亡則禍必及魏若俟其及魏而謀之已無及矣今出兵救趙使人懼魏之兵威而又存趙以爲國之屏蔽則謂信陵君之竊符卽所以爲存魏也可

話說呂不韋同著王孫異人辭了王王竟至咸陽寶貨送到先有人

報知太子安國君安國君謂華陽夫人曰吾兒至矣夫人並坐中堂

以待之不韋謂異人曰華陽夫人乃是女殿下既爲之子須用是服

八見以表依戀之意婦人心性必好奉承又喜小意此者下得妙甚異人從之當下改換衣

裝來至東宮先拜安國君次拜夫人涕泣而言曰不肖男久隔親顏

不能侍養望二親恕見不孝之罪夫人見異人頭頂南冠足穿豹舄

短袍草帶駭而問曰見在邯鄲安得效是人裝束異人拜稟曰不孝

男日夜思想慈母故特製是服以表憶念夫人大喜曰妾是人也當

自子之安國君曰吾兒可改名曰子是異人拜謝安國君問子楚何

以得歸于楚將是王先欲加害及賴得呂不韋破家行賄之事細述

一遍安國君卽召不韋勞之曰非先生險失我賢孝之兒矣今將東

宮俸田二百頃及第宅一所黃金五十鎰權作安歇之資只辭小利

候夫王回國加官贈秩不韋謝恩而出子楚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
住不在話下再說公孫乾直至天明酒醒左右來報因王孫一家不
知去向使人去問呂不韋回報不韋亦不有矣公孫乾大驚曰不韋
言三日內起身安得夜半卽行乎隨往南門語問守將答曰不韋家
屬出城已久此乃奉大夫之命也落得公孫乾曰可有王孫異人否
守將曰但見呂氏父子及僕從數人並無王孫在內公孫乾跌足嘆
曰僕從之內必有王孫好他聰明就猜得着吾乃墮賈人之計矣乃上表因王
言臣乾監押不謹致質子異人逃去臣罪無所辭遂伏劍自刎而亡
髯翁有詩嘆曰

監守晨昏要萬全

只貪酒食與金錢

醉鄉還後王孫去

伏劍須知悔九泉

秦王自王孫逃回因國攻趙益急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客將軍略

歟新垣衍獻策曰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前此與齊秦爭強爲帝

已而復歸帝不稱今湣王已死齊益弱惟秦獨雄而未正帝號其心

不嫌今日用兵侵伐不休其意欲求爲帝耳誠令趙發使尊秦爲帝

秦必喜而罷兵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庸人志在苟安魏王本心

憚于救趙深以其謀爲然卽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以此言奏知

趙王魏王與羣臣議其可否眾議紛紛未決平原君方寸已亂亦漫

無主裁濟時有齊人魯仲連者年十二歲時曾屈辨士山巴時人號

爲千里駒山巴曰此飛兔也豈止千里駒而已及年長不屑仕宦專

好遠遊爲人排難解紛是意氣處是近各處莫作孔孟一途看了其時適在魏國圍城之

中間魏使請尊秦爲帝勃然不悅乃求見平原君曰路人言君將謀

帝秦有之乎平原君曰勝乃傷弓之鳥魄已奪矣何敢言事蘇此魏

王使將軍新垣衍來魏言之耳魯仲連曰君乃天下賢公子乃委命

王使將軍新垣衍來魏言之耳魯仲連曰君乃天下賢公子乃委命

于梁容耶今新垣將軍何在吾當爲君責而歸之

此語多少壯力有吞江吸海之氣

平原君因言于新垣衍雖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然知其舌辨恐

亂其議辭不願見

先便怕妙蓋帝秦二字卽新垣衍胸中亦自覺其不謙也

平原君強之遂邀魯

仲連俱至公館與衍相見衍舉眼觀看仲連神清骨爽飄飄乎有神

仙之度不覺肅然起敬謂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

也奈何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耶

似敬似訕開曰亦姓

魯仲連曰連無求于

平原君竊有請于將軍也衍曰先生何請乎仲連曰請助而勿帝

秦衍曰先生何以助

圖仲連曰吾將使

圖與

圖助之

先說他家妙故意引他來問

若

圖

固已助之矣衍笑曰

圖則吾不知若

圖則吾乃大梁人也先

生烏能使吾助

圖乎仲連曰

圖未睹

圖稱帝之害也

實是他未曾看到不是嚇他

若睹其害則助

圖必矣衍曰

圖稱帝其害何如仲連曰

圖乃棄禮義

而上首功之國也恃強挾詐屠戮生靈彼並爲諸侯而猶若此倘肆

然稱帝益濟其虐連盜蹈東海而死不忍爲之民也反矣而乃甘

爲之下乎衍曰豈甘爲之下哉譬如僕者十人而從一人寧智力

不若主人哉誠畏之耳魏棟仲連曰自視若僕耶吾將使王烹

醢王矣疾甚衍喞然曰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王乎仲連曰

昔日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女而美獻之于紂女不好

淫觸怒紂殺女而醢九侯鄂侯諫之并烹鄂侯文王聞之竊嘆紂

復拘之于羑里在湯陰縣幾不免于死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天下之

行手諸侯固如是也肆然稱帝必責入朝一旦行九侯鄂侯之

誅誰能禁之此段只引子以新垣衍說也新垣衍沉思未答仲連又曰不特如

此肆然稱帝又必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逃其所愛又

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之室王安能宴然而已乎卽將軍又何

以保其爵祿乎相害切身便不叫他不聽新垣衍乃蹶然而起再拜謝曰先生直

天下士也。衍請出復吾君，不敢再言。帝秦矣。秦王聞魏使者來議，帝

秦事甚喜，歡其攻以待之。及聞帝議不成，魏使已去，嘆曰：「此圍城中

有人，不可輕視。」乃退屯于汾水。仲連之功不特却魏，并且却秦。戒王魏用心，淮備再

說新垣衍去。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求救于晉鄙，鄙以王命為辭。

平原君乃為書讓信陵君，無忌。怪是該怪然自己不能，有為亦覺可聽。曰：「勝所以自附

為婚姻者，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耳。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

前，豈勝平生所以相托之意乎？令姊信陵之姊平原夫人憂城破，日夜悲泣。公

子縱不念勝，獨不念姊耶？責備得好，各情理中。信陵君得書，數請魏王求勅晉

鄙進兵。魏王曰：魏自不肯帝秦，乃仗他人力，却秦耶？終不許。趙若帝秦，患必

乃魏庸人，却不肯得。信陵君又使賓客辨士百般巧說，魏王只是不從。信陵君

曰：「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吾寧獨赴魏，與之俱死。」乃具車騎百餘乘，

過約賓客，欲直犯秦軍，以狗平原君之難。好信陵君，好妻舅。賓客願從者千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二

餘人行過夷門與侯生辭別侯生曰公子勉之臣年老不能從行勿

怪勿怪冷淡信陵君屢目侯生侯生並無他語愈妙信陵君怏怏而

去約行十餘里心中自念吾所以待侯生者自謂盡禮今吾往奔

軍行就死地而侯生無一言半辭爲我謀又不阻我之行甚可怪也

呆然乃約往賓客獨引車還見侯生賓客皆曰此半死之人明知無

用諸公正甚公子何必往見信陵君不聽却說侯生立在門外望見

信陵君車騎笑曰羸固策公子之必返矣信陵君曰何故侯生曰公

子遇羸厚公子入不測之地而臣不送必恨臣是以知公子必返信

陵君乃再拜曰始無忌自疑有所失于先生致蒙見棄是以還請其

故耳侯生曰公子養客數十年不聞客出一奇計嘲笑得妙亦實是

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如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信陵君曰無忌

亦知無益但與平原君交厚義不獨生好信陵君先生何以策之侯

生曰公子且入坐容老臣徐計乃屏去從人私叩曰聞如姬得幸王

王信乎信陵君曰然侯生曰羸又聞如姬之父昔年為人所殺如姬

言于王欲報父仇求其人三年不得公子使客請其仇頭以獻如姬

此事果否信陵君曰果有此事侯生曰如姬感公子之德願為公子

死非一日矣他却如何今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他如何惟如姬力

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于如姬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奪晉鄙軍

以救趙而却秦此五霸之功也有此妙策而不肯即信陵君如夢初

覺再拜稱謝乃使賓客先待于郊外而獨身廻車至家使所善內侍

顏恩以竊符之事私乞于如姬如姬曰公子有命雖使妾蹈湯火亦

何辭乎是夜魏王飲酒酣臥不必著如姬即盜虎符受顏恩轉致信

陵君之手信陵君既得符復往辭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于魏王事不諧矣料得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七 世

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甚善若不聽卽
令朱亥擊殺之信陵君不覺泣下侯生曰公子有畏卽信陵君曰晉

鄙老將無罪倘不從便當擊殺吾是以悲是信陵君厚處無他畏也於是與

侯生同詣朱亥家言其故朱亥笑曰臣乃市屠小人蒙公子數下顧

所以不報者謂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正亥效命之日也侯生曰

臣義當從行以年老不能遠涉請以魂送公子卽自刎于車前亦是竊符

之故怕他疑心漏洩耳信陵君十分悲悼乃厚給其家使爲殯殮自己不敢留

滯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髯仙有詩云

魏王畏敵誠非勇 公子捐生亦可嗤

食客三千無一用 侯生奇計仗如姬

却說魏王于臥室中失了兵符過了三日之後方纔知覺心中好不

驚怪盤問如姬只推不知乃遍搜宮內全無下落却教顏恩將宮娥

內待凡直內寢者逐一拷打顏恩心中了了只得畏意推問又亂了

一日魏王忽然想著公子無忌屢次苦苦勸我勅晉鄙進兵他手下

賓客雞鳴狗盜者甚多必然是他所爲使人召信陵君回報四五日

前已與賓客千餘車百乘出城傳聞救去矣魏王大怒使將軍衛

慶率軍三千星夜往追信陵去訖再說邯鄲城中盼望救兵無一至

者百姓力竭紛紛有出降之議魏王患之有傳舍吏子李同人不可

說平原君曰百姓日乘城爲守而君安享富貴誰肯爲君盡力乎

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行伍之間分宮而作家中有所財帛盡散

以給將士將士在危苦之鄉易于感恩拒秦必甚力平原君從其計

這是平原君賢處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李同領之縋城而出乘夜斫營

殺秦兵千餘人王齕大驚亦退三十里下寨城中人心稍定李同身

帶重傷回城而死平原君哭之慟命厚葬之再說信陵君無忌行至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

鄴下見晉鄙曰夫王以將軍久暴露于外遣無忌特來代勞因使朱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晉鄙接符在手心下躊躇想道魏王以十萬之眾托我我雖固陋未有敗衄之罪今魏王無尺寸之書而公子徒手捧符前來代將此事豈可輕信自是老將見識乃謂信陵君曰公子暫請消停幾日待謀把軍伍造成冊籍明白交付何如信陵君曰邯鄲勢在垂危當星夜赴救豈得復停時刻晉鄙曰實不相瞞此軍機大事某還要再行奏請方敢交軍不出侯生所料說猶未畢朱亥厲聲喝曰元帥不奉王命便是反叛了晉鄙方問得一句汝是何人只見朱亥袖中出鐵錘重四十斤向晉鄙當頭一擊腦漿迸裂登時氣絕信陵君握符謂諸將曰魏王有命使某代晉鄙將軍救趙晉鄙不奉命今已誅死三軍安心聽令不得妄動營中肅然比及衛慶追至鄴下信陵君已殺晉鄙將其軍矣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便欲辭去信陵

君曰君已至此看我破秦之後可還報吾王也衛慶只得先打密報

回復魏王遂留軍中信陵君大搞三軍復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

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有疾病者留就醫

藥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得精兵八萬人整齊步伍申明軍法要

緊信陸君率賓客身爲士卒先進擊秦營王齧不意魏兵卒至倉卒

拒戰魏兵賈勇而前平原君亦開城接應大戰一場王齧折兵一半

奔汾水大營秦王傳令解圍而去鄭安平以二萬人別營于東門爲

魏兵所遏不能歸嘆曰吾原是魏人乃投降于魏春申君聞秦師已

解亦班師而歸魏王乘機復取上黨此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周赧王

五十八年之事也趙王親携牛酒勞軍向信陵君再拜曰趙國亡而

復存皆公子之力自古賢人未有如公子者也平原君負弩矢爲信

陵君前驅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朱亥進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

復存皆公子之力自古賢人未有如公子者也平原君負弩矢爲信陵君前驅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朱亥進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

可忘公子有德于人公子不可不忘也公子矯王命奪晉鄙軍以救

趙于**趙**雖有功而于**魏**未爲無罪公子乃自以爲功乎好朱亥竟是聖賢學問豈

是力士信陵君大漸曰無忌謹受教比入邯鄲城**趙**王親掃除宮室

以迎信陵君執主人之禮甚恭捐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謙讓不敢

當客踴躍然細步循東階而上**趙**王獻觴爲壽誦公子存**趙**之功信

陵君跼蹐遜謝曰無忌有罪于**魏**無功于**趙**信陵君大難得宴畢歸館**趙**王

謂年原君曰寡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見公子謹讓之至寡人自愧

遂不能出諸口請以鄙音霍趙邑屬常山爲公子湯沐之邑煩爲致之平原

君致**趙**王之命信陵君辭之再四方纔敢受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

不敢歸國將兵符交付將軍衛慶督兵回**魏**而身留**趙**國其賓客之

留**魏**者亦棄**魏**奔**趙**依信陵君**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仲連回

辭贈以千金亦不受曰與其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得自繇也後知

他另是一種見辭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仲連不從飄然而去真

邦與聖賢不同高士矣史臣有贊云

卓哉曾連

高品千載

不帝強秦

寧蹈東海

排難辭榮

逍遙自在

視彼儀秦

相去十倍

薄交切

時謂有處士毛公者隱于博徒有薛公者隱於賈漿

卽酒也

之家信陵

君素聞其賢名

這方是留心訪士人不是豪舉

使朱亥傳命訪之二人匿不肯見

怕他

忽一日信陵君踪跡二人知毛公在薛公之家不用車馬單使

朱亥一人跟隨微服徒步假作買漿之人直造其所與二人相見

法

妙必如此方是真心求賢二人方據鑪共飲信陵君遂直入自通姓名遂向來傾

慕之意二人走避不及只得相見四人同席而飲盡歡乃散自此以

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向者吾

聞令弟天下豪傑公子中無與爲比今乃曰逐從博徒賣漿者同遊
交非其類恐損名譽

不論賢否只論資格是最鄙下見識還算不得豪舉

夫人見信陵君述平

原君之言信陵君曰吾向以爲平原君賢者故寧負

王奪兵來救

今平原所與賓客徒尙豪舉不求賢士也

道一語破無忌在國時常聞

有毛公薛公恨不得與之同遊今日爲之執鞭尙恐其不屑于我

與

一步妙然平原君乃以爲羞何云好士乎平原君非賢者

罵得妙吾不

可留卽日命賓客束裝欲適他國平原君聞信陵君束裝大驚謂夫

人曰勝未敢失禮于令弟爲何陡然棄我而去夫人知其故乎夫人

曰吾弟以君非賢故不願留耳因述信陵君之語平原君掩面嘆曰

有二賢人信陵君且知之而吾不知吾不及信陵君遠矣以彼形

此勝乃不得比于人類

真要羞死○然曉得羞還算足
好人但只怕羞處亦是豪舉耳

乃歸造館舍

免冠頓首謝其失言之罪信陵君然後復留于平原君門下士聞

知其專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四方賓客來遊圖者咸歸信陵不復

向平原君矣

這些人來去亦不足爲重輕

髯翁有詩云

賣漿縱橫豈嫌貧

公子豪華肯辱身

可笑平原無遠識

却將富貴壓賢人

再說魏王接得衛慶密報言公子無忌果竊兵符擊殺晉鄙代領其

眾前行救圖并留臣于軍中不遣歸國魏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

屬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如姬乃跪而請曰此非公子之罪乃

賤妾之罪妾當萬死

雖是恃愛然如姬亦是有義氣人

魏王咆哮大怒問曰竊符者

乃汝乎如姬曰妾父爲人所殺大王爲一國之主不能爲妾報仇而

公子能報之妾感公子深恩恨無地自効今見公子以念姊之故曰

夜哀泣賤妾不忍故擅竊虎符使發晉鄙之軍以成其志

先說私情

妾聞

同室相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趙與魏猶同室也大王忘昔日之

義而公子赴同室之急義以大倘幸而却全大王威名揚于遠

近義聲騰于四海又以利妾雖碎屍萬段亦何所恨乎若收信陵君

家屬誅其賓客信陵兵敗甘服其罪倘其得勝將何以處之又何言

竟是一箇絕高說客大奇王沉吟半晌怒氣稍定問曰汝雖竊符必有傳送之

人這是怕別有私情故如如姬曰遞送者顏恩也魏王命左右縛顏

恩至問曰汝何敢送兵符于信陵恩曰奴婢不會曉得什麼兵符如

姬目視顏恩曰向日我替你送花勝與信陵夫人這盒內就是兵符

了說出來你救他顏恩會意乃大哭曰夫人分付奴婢焉敢有違那

時只說送花勝去盒子重重封固奴婢豈知就裡今日屈死奴婢也

如姬亦泣曰妾有罪自當勿累他人魏王喝教將顏恩放綁下于獄

中如姬入冷宮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再行定奪可約

過了二日有餘衛慶班師回朝將兵符繳上奏道信陵君大敗魏軍

不致還國已留身國都多多拜上大王改日領罪國王聞交兵之狀

衛慶備細述了一遍羣臣皆羅拜稱賀呼萬歲國王大喜即使左右

召如姬于冷宮出顏恩于獄俱恕其罪如姬參見謝恩畢奏曰救國

成功使國國畏大王之威國王懷大王之德皆信陵君之功也亦自

意信陵君乃國之長城家之宗器豈可棄之於外邦乞大王遣使召

回本國一以全親親之情一以表賢賢之義又是見王曰彼免罪

足矣何得云功乎但分付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仍舊送去本府家

眷支用不准迎歸自是國俱太平無話再說國昭襄王兵敗歸國

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于郊國奏呂不韋之賢國王封為客

卿食什千戶小利錢又王聞鄭安平降國大怒族滅其家鄭安平

乃是丞相應侯范雎所薦國法凡薦人不效者與所薦之人同罪鄭

安平降敵既已族誅范雎亦該連坐了於是范雎席藁待罪不知性

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兵者乘時而用而不可以輕動也故兵法曰兼弱攻昧取亂侮
亡信陵雖戰勝而存**趙**于**秦**未有大挫也合從之約所以相救
而非可以取**秦**也六國之君未嘗爲會定約而遽欲出兵以攻
秦**考**烈之計亦太疎矣無尺寸之功而適以速周室之禍豈
不可笑可嘆

戰國四君中第一無用者是黃歇只看他相**趙**多年始終曾有
一善狀否

范雎奪相印于穰侯之手是東土之雄也蔡澤又奪之于范雎

之手不更雄乎然二人之奪相雖同而難易却自有別穰侯以肺腑之親處無事之日則范雎之奪之也難穰侯安平王稽俱得罪應侯負罪而內慚則蔡澤之得之也易但功成身退一語其道理却正

游說之士多是機械變詐獨蔡澤之說范雎都是盈虛消息之理只算爲范雎脫禍沒有甚麼欺詐之處至後自歸相印而超然終身尤是不可及處

粟腹本無隙因平原君之死而弔喪贈金以爲好也只是粟腹貪慾不遂遂發大難之端如此小人死不足惜只是喪師辱國爲可恨乎

粟腹以欲賄不遂遂起兵端固貽國家之憂究竟自己亦不免于誅死則貪賄生事果何益哉

燕王現放着將渠樂乘忠言至討不聽却偏要信一個好貪愚
陋之粟腹其喪師辱國又何足怪

話說鄭安平以兵降**魏**應侯范雎是個薦主法當從坐于是席藁待

罪王曰任安平者本出寡人之意與丞相無干再三撫慰仍令復

職羣臣紛紛議論**秦**王恐范雎心上不安乃下令國中曰鄭安平有

罪族滅勿論如有再言其事者即時斬首如此君臣誠不易得國人乃不敢復

言**秦**王賜范雎食物比常有加應侯甚不過意欲說**秦**王滅**周**稱帝

以此媚之于是使張唐爲大將伐**魏**欲先取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以通三

川之路再說**魏**考烈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春申君黃歇無功班師

而還駭嘆曰平原台從之謀非妄言也寡人恨不得信陵君爲將豈

憂**秦**人哉春申君有慙色進曰向者台從之議大王爲長今**秦**兵新

挫其氣已奪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并力攻**秦**更說**周**王奉以爲主

挾天子以聲誅討五百之功不足道也

此時不是那局面了

王大喜即遣使

如周以伐之謀告赧王赧王已聞王欲通三川意在伐周今若

伐正合著兵法先發制人之語如何不從王乃與五國定從約

刻期大舉時周赧王一向微弱雖居天子之位徒守空名不能號令

通分周地爲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爲西周以鞏附城周爲東周

使兩周公治之赧王自成周遷于王城依西周公以居拱手而已至

是欲伐兵攻秦命西周公發丁爲伍僅得五六千人尙不能給車馬

之費于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爲軍資與之立券約以班師之

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

望空捉摸今之脫空者類如此矣

西周公自將其眾屯于

伊闕

在河南府嵩縣

以待諸侯之兵時

方被兵自顧不服

初解圍餘畏

未息與秦和好不願同事惟

將樂閒

將景陽二支兵先到俱

列營觀望秦王聞各國人心不一

簡此便不能有功

無進取之意益發兵助

張唐攻下陽城別遣將軍高嬴音熒耀兵十萬于函谷關之外音之

兵約屯三月有餘見他兵不集軍心懈怠遂各班師來去西周公亦

引兵歸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曰攢聚宮門諠

聲直達內寢赧王慙愧無以應之乃避于高臺之上所以為後人因

名其臺曰逆債臺却說秦王聞音定兵散卽命嬴繆與張唐合兵取

路陽城以攻西周公赧王兵糧兩缺不能守禦欲奔音西周公進口

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有伯王者出今其時矣秦有混一之

勢音不日亦為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猶不失音

之封也杞夏之後宋商之後赧王無計可施乃率羣臣子姓哭于文武之廟三

日捧其所存輿圖親詣軍投獻願束身歸咸陽嬴繆受其獻共三

十六城戶三萬西周公所屬地已盡惟東周僅存周會公少嬴繆先使

張唐護送赧王君臣子孫入秦秦掇自引軍入雒陽城輕畧地界赧

王謁見

秦王頓首謝罪

太子二字掃地矣

秦王意憐之以梁城

在汝州西封赧王

降爲**周**公比於附庸原曰

西**周**公降爲家臣

東**周**公貶爵爲君是爲

東**周**君赧王年老往來

周**秦**不勝勞苦既至梁城不踰月病死**秦**王

命除其國又命羸繆發雒陽丁壯毀**周**宗廟運其祭器并要搬運九

鼎安放咸陽**周**民不願役**秦**者皆逃奔鞏城依**東****周**公以居亦見人

心之不肯忘**周**矣將遷鼎之前一日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及運

至泗水一鼎忽從舟中飛沉于水底

此鼎大有志氣不愧神物

羸繆使人沒水求

之不見有鼎但見蒼龍一條鱗鬣怒張頃刻波濤頓作舟人恐懼不

敢觸之羸繆是夜夢**周**武王坐于太廟召繆至責之曰汝何得遷吾

重器毀吾宗廟命左右鞭其背三百羸夢覺卽患背疽扶病歸**秦**將

入鼎獻上**秦**王并奏明其狀**秦**王查閱所失之鼎正豫州之鼎也**秦**

王嘆曰地皆入**秦**

鼎獨不附寡人乎

權力智述亦有窮類如此矣

欲多發卒徒更

往取之羸膠諫曰此神物有靈不可復取三百鞭打怕了秦王乃止羸膠竟

以疽死秦王以八鼎及祭器陳列于秦太廟之中少了一鼎與頭不全郊祀上

帝于雍州布告列國俱要朝貢稱賀不來賀者伐之桓惠王首先

入朝稽首稱臣魏趙皆遣國相入賀獨燕國使者尙未見到秦

王命河東守王稽引兵襲魏王稽素與閻通私受金錢遂洩其事魏

王懼遣使謝罪亦使太子增為質于秦委國聽令自此六國俱賓服

于秦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秦王究通閻之事召王稽誅之范

雎益不自安一日秦王臨朝嘆息不與范雎商量却臨朝歎息雎之眷已衰矣范雎進曰

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大王臨朝而嘆繇臣等不職之故

不能為大王分憂臣敢請罪秦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

安君誅死一頂髻而鄭安平背畔一頂髻又外多強敵而內無良將寡人

是以憂也觀昭襄之語已潮有怨怒之意范雎之所以得全者蔡澤之力也范雎且慙且懼不敢對

而出時有國人蔡澤者博學善辨自負其高乘傲車遊說諸侯無所

遇至大梁遇善相者唐舉問曰吾聞先生曾相國李兌言百日之

內持國秉政果有之乎唐舉曰然蔡澤曰如僕者先生以爲何如唐

舉熟視而笑謂曰先生鼻如蝸蟲肩高于項魁顏蹙眉兩膝孿曲吾

聞聖人不相難是戲語却也尊重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

自有吾所不知者壽耳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年氏

他二句妙蔡澤笑曰吾飯梁噉肥乘車耀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干腰揖

讓人主之前者四十二年足矣尚何求乎及再遊國不得意反國

于郊外遇盜釜甑皆爲奪去無以爲炊息于樹下復遇唐舉遇得舉

戲曰先生尙未富貴耶蔡澤曰方且覓之唐舉曰先生金水之骨當

發于西畢竟還好唐舉好正語今國丞相應侯用鄭安平王稽皆得重罪應

侯慙懼之甚必急于卸擔先生何不一往而困守于此看此語則唐

舉非僅術士

中人給有才而隱才相術者耳

澤曰道遠難至奈何唐舉解囊中出數金贈之是

術士蔡澤得其資

助遂西入咸陽謂旅邸主人曰汝飯必白梁肉必

甘肥俟吾為丞相

時當厚酬汝

是故意要驚動范

主人曰客何人乃

望作丞相耶澤曰吾姓蔡名澤乃天下雄辨有智之士特來求見

王秦王若一見我必然悅我之說遂應侯而以吾代之相印立可懸

于腰下也

蔡澤省竟見秦王未必不可奪范之地位但不知

主人笑

其狂為人述之應侯門客聞其語述于范范范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說吾莫不聞眾口之辨遇我而屈彼蔡澤者惡能說王而

奪吾相印乎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澤

雖說硬話心固疑之不然召他則甚

主人謂澤曰

客禍至矣客宣言欲代應侯為相今應府相召先生若往必遭大辱

蔡澤笑曰吾見應侯彼必以相印讓我不須見

王也

這是正經主意主人

曰客太狂勿累我蔡澤布衣躡屣往見范范范踞坐以待之蔡澤長

揖不拜范睢亦不命坐厲聲詰之曰外邊宣言欲代我爲丞相者是

汝耶蔡澤端立于旁曰正是

內有主見自然氣度從容

范睢曰汝有何辭說可以

奪我爵位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開口先

一點以後便

將來者進君今日可以退矣范睢曰吾不自退誰能退

之蔡澤曰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聰明聖智行道施德于天下

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范睢應曰然

不怕他

蔡澤又曰旣已得

志于天下而安樂壽考終其天年簪纓世祿傳之子孫世世不替與

天地相終始豈非世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睢曰然

又是一定之理

有此兩提雨問

又說使有力

蔡澤曰若夫國有商君國有吳起國有大夫種功成

而身不得其死君亦以爲可願否

此一問已自

范睢心中暗想此人

談及利害漸漸相逼若說不願就墮其說術中了乃佯應之曰有何

不可願也夫公孫鞅事孝公盡公無私定法以治國中爲國將拓地

千里吳起事靈悼王廢貴戚以養戰士南平吳越北却晉大夫種

事靈王能轉弱爲強并吞勁吳爲其君報會稽之怨雖不得其死然

大丈夫殺身成亡視死如歸功在當時名垂後世何不可願之有哉

雖是說得好聽然就情理看來畢竟牽強此時范雎雖然嘴硬却也不安于坐起立而聽

之蔡澤對曰主聖臣賢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爲孝子者誰

不願得慈父爲賢臣者誰不願得明君比干忠而國亡申生孝而國

亂身雖惡死而無濟于君父何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商君吳起大

夫種亦不幸而死耳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說情理是極不是夫

比干剖而微子去召忽戮而管仲生微子管仲之名何至出比干召

忽之下乎故大丈夫處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傳而身死者其次

也惟名辱而身全斯爲下耳全是說理不是強詞這段話說得范雎胸中爽快

不覺離席移步下堂口中稱善明白人斷不肯強到底蔡澤又曰君以商國吳

起大夫種殺身成仁爲可願也然孰與闔天之事文王周公之輔成

王乎范睢曰商君等弗如也

不是范睢口鬆實是理上難強

蔡澤曰然則今王之信

任忠良惇厚故舊視國孝公國悼王奚若范睢沉吟少頃

說到今王便自然要

付度一日未知何如

語亦有分

蔡澤曰君自量功在國家算無失策孰

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范睢又曰吾弗如

此句却非明白人不肯說

蔡澤曰今王之

親信功臣既不能有過于國孝公國悼王國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過盛私家之富倍于三子如

是而不思急流勇退爲自全計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禍而況于君乎

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于死而竟以死者惑于餌也蘓秦智伯

之智非不足以自庇而竟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君以匹夫徒步

知遇國王位爲上相富貴已極怨已讐而得已報矣

不說出武安君鄭安平王稽惡

刺其隱而傷其心也而猶然貪戀勢利進而不退竊恐蘓秦智伯之

却在隱耀之間妙甚

卷之十一

四

禍在所不免語云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擇賢

者而薦之前向許多語都是教他自全至此方畧露主意所薦者賢而薦賢之人益重君名

為辭榮實則卸擔索性說於子尋川巖之樂享喬松之壽子孫世

世長為應侯孰與據輕重之勢而蹈不可知之禍哉蔡澤之說前後住復幾及于言

都是正條正理絕無二字牽蔓支離使令人即欲不聽不可得也范雎曰先生自謂雄辨有智今果

然也雖敢不受命於是乃延之上坐待以客禮遂留于客館設酒食

款待次日入朝奏秦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有王伯

之才通時達變足以寄國之政臣所見之人甚眾更無其匹臣萬

不及也臣不敢蔽賢謹薦之于大王卸擔荐賢兼而有之但卸擔處重荐賢意輕讀者不可不知

秦王召蔡澤見于便殿問以兼并六國之計蔡澤從容條對深合

王之意即日拜為客卿范雎因謝病請歸相印**秦**王不准雎遂稱病

篤不起**秦**王乃拜蔡澤為丞相以代范雎千斤擔子封剛成君雎歸卸脫了

老于應話分兩頭却說燕自召王復國在位三十三年傳位于惠王

惠王在位七年傳于武成王武成王在位十四年傳于孝王孝王在

位三年傳于燕王喜喜即位立其子丹為太子燕王喜之四年秦昭

襄王之五十六年也是歲燕平原君趙勝卒以廉頗為相國封信平

君燕王喜以趙國接壤使其相國栗腹往弔平原君之喪因以五百

金為趙王酒資約為兄弟栗腹燕王厚賄趙王如常禮相待

栗腹意不懌歸報燕王曰趙目長平之敗壯者皆死其孤尚幼且相

國新喪廉頗已老若出其不意分兵代之趙可滅也燕人只欲快私

燕王惑其言召昌國君樂間問之閒對曰趙東鄰燕西接

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四野之地其民習兵不可輕伐燕是論利害

王曰吾以三倍之眾而伐一何如樂間曰未可燕王曰以五倍伐一

何如樂間不應燕王怒曰汝以父墳墓在燕昌國君樂毅不欲攻耶

死葬于趙四生

樂閒曰王如不信臣請試之羣臣阿王之意皆曰天下焉有五而

不能勝一者大夫將渠獨切諫曰王且勿言眾寡而先言曲直王方

與趙交歡以五百金為趙王壽使者還報而即攻之不信不義師必

無功是出論義理雖比樂閒較勝然其說均為不今王不以為然使栗腹為大將樂乘佐

之率兵十萬攻鄗今真定府高邑縣使慶秦為副將樂閒佐之率兵十萬攻

伐吟王親率兵十萬為中軍在後接應方欲升車將渠手攬王

綬垂淚言曰將渠不特智即上亦是忠臣伐趙願大王勿親往恐震驚左右王

怒以足蹙將渠渠即抱王足而泣曰臣之留大王者忠心也王若不

聽趙禍至矣王王愈怒命囚將渠于獄俟凱旋日殺之該倒運人自然好言不入

三軍分路而進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滿望踏平趙國大拓疆王

聞趙兵將至集羣臣聞計相國廉頗進曰謂我喪敗之餘士伍不

充若大賚國中使民十五歲以上者悉持兵助戰軍聲一振燕國自

奪粟腹喜功原無將畧慶秦無名小子樂聞樂乘以昌國君之故往

來趙不爲盡力趙軍可立破也如已知彼百戰百勝乃薦鴈門在大李牧其

才可將趙王用廉頗爲大將引兵五萬迎粟腹于鄣用李牧爲副將

引兵五萬迎慶秦于代却說廉頗兵至房子城今真定府臨城縣知粟腹在

鄣乃盡匿其丁壯于鐵山在臨城縣但以老弱列營因其意而用之妙法粟腹探知

喜曰吾固知趙卒不堪戰也乃率眾急攻鄣城鄣城人知救兵已至

堅守十五日不下廉頗率大軍赴之先出疲卒數千人挑戰粟腹留

樂乘攻城親自出陣只一合趙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再驕他粟腹

指麾將士追逐趙君約六七里伏兵齊起當先一員大將馳車而出

大叫廉頗在此來將早早受縛粟腹大怒揮刀迎敵廉頗手段高強

所領俱是選的精卒一可當百不數合趙軍大敗廉頗生擒粟腹解

將與弱兵何如樂乘聞主將被擒解圍欲走廉頗使人招之樂乘遂奔趙軍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四

恰好李牧救代得勝斬了慶秦遣人報捷樂閒率餘眾保于清涼山

大同府懷仁縣廉頗使樂乘爲書招閒閒亦降王王喜知兩路兵俱敗沒

遂連夜奔回中都順天府良鄉縣不廉頗長驅直入築長圍以

困之王遣使乞和樂閒謂廉頗曰本倡伐之之謀者粟腹也大夫

將渠有先幾之明苦諫不聽彼羈在獄若欲許和必須要王王以將

渠爲相國使他送款方可廉頗從其說燕王出于無奈卽召將渠于

獄中綬相卽將渠辭曰臣不幸言而中豈可幸國之敗以爲利哉不

智士大王曰寡人不聽卿言自取敗辱今將求成于非非卿不可

將渠乃授相卽謂王王曰樂乘樂閒雖身投于然然其先世有大功

于大大王宜歸其妻子使其不忘德德則和議可速成矣不特厚道

分明就此事看來將渠乃王王從之將渠乃如軍軍爲王王謝罪

并送還樂閒樂乘家屬廉頗許和因斬粟腹之首并慶秦之屍歸之

于國卽曰班師還國王封樂乘爲武襄君樂閒仍稱昌國君如故

以季牧爲代都守時劇辛爲國守蘄州國王以劇辛素與樂毅同事

昭王使爲書以招二樂樂乘樂閒以國王不聽忠言竟留于國將樂

雖爲國相不出國王之意是糊塗到地人未及半載托病辭印國王遂用劇

辛代之此段話且閑過一邊再說國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年近七

十至秋得病而薨太子安國君相立是爲孝文王立國女爲王后子

楚爲太子國王聞國王之喪首先服衰經入弔視喪事如臣子之禮

雖是惧秦兵威畢竟沒志氣可笑諸侯皆遣將相大臣來會葬孝文王除喪之三日

大宴羣臣席散回宮而死國人皆疑客卿呂不韋欲子楚速立爲王

乃重賄左右置毒藥于酒中國王中毒而死卽無此步然心憚不韋情實可疑

無敢言者于是不韋回羣臣奉子楚嗣位是爲莊襄王奉華陽夫人

爲太后立趙姬爲王后子趙政爲太子呂氏祖宗已在秦矣去國字單名政蔡

澤知襄王深得呂不韋欲以為相乃托病以相印讓之昭亮不韋

遂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華慕孟嘗信陵平原春

申之名恥其不如亦設館招至賓客凡三千餘人再設君聞

連喪二王國中多事乃遣賓客往說諸國欲合從以伐不即度德

自速丞相呂不韋言于莊襄王曰西周已滅而東周二歲猶存自謂

文武之子孫欲以鼓動天下不如盡伐之已絕人望王即

不韋為大將率兵十萬伐執其君以歸盡收鞏城等七

邑自武王己酉受命終于君王子歷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

三年而祀絕于有歌訣為證

周武成康昭穆共

懿孝夷厲宣幽終

以上盛周十二主

二百五十二年途

東遷年桓莊釐惠

襄頃匡定簡幽威

景悼敬元貞定哀

思考威烈安烈序

顯子慎觀赧王亡

東周廿六湊成雙

系山警子后稷棄

太王王季文王昌

首尾三十有八主

八百七十年零四

卜年卜世數過之

宗社靈長古無二

秦王乘滅國之盛復遣蒙驁襲魏拔成臯滎陽置三州郡地界直逼

大梁矣魏王曰寡人昔質于趙魏為魏王所殺此仇不可不報乃再

遣蒙驁攻魏取榆次縣名在太原府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遂南定上黨因

攻魏高都今山西澤州不拔魏王復遣王齮將兵五萬助戰魏兵屢敗如

姬言于魏王曰魏所以急攻魏者欺魏也所以欺魏者以信陵君不

在也信陵君賢名聞于天下能得諸侯之力大王若使人卑辭厚幣

召之于魏使其合從列國并力禦秦雖有蒙驁等百輩何敢正眼視

魏哉在公事上說然未免亦有私心**魏**王勢在危急不得已從其計遣顏恩為使

持相印益以黃金彩幣往**魏**迎信陵君遺以書畧曰

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今乃忍**魏**國之危乎**魏**矣寡人舉國引

領以待公子之歸也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

信陵君雖居**魏**國賓客探信往來不絕聞**魏**將遣使迎已恨曰**魏**王

棄我于**魏**十年于茲矣今事急而召我非本心念我也却也說得是乃懸

書于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相戒莫敢勸其歸者這等

却是簾顏恩至**魏**半月不得見公子**魏**王復遣使者催足音信不

絕顏恩欲求門下客為言俱辭不敢篋片何足與計人事恩欲候信陵君出外

於路上邀之信陵君為迴避**魏**使竟不出門顏恩無可奈何畢竟信

陵君歸**魏**否且看下回分解

幸陰道信陵敗蒙鶩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極聰明人只怕偶有所蔽又靠有正人指點之則可不至於終蔽從來君臣上下賢不肖之間共得失每在于此如信陵君爲當時第一賢公子豈有不知魏之當救者只因心恨魏王棄之于魏故不肯歸是其偶有所蔽也此時不特毛薛二公卽食客中有以此說進者則信陵未有不幡然者也可笑許多賓客却都相戒不敢爲魏使傳言這等愚鄙不材也來混作賓客豈不可笑

凡明白人說話雖論其大若糊塗人則未免要處處撕到矣如信陵君與魏王兄弟相惡是小節社稷存亡祖宗宗祀是大義信陵原是明白人故毛薛二公只在大處一點便不煩言而已

悟是深得立言之法者

觀信陵君之做人行兵實是賢而有才不是純以虛聲詐人者故畢竟功業比他公子獨盛

信陵君在魏敬禮一侯生以及朱亥便得其力以建存國之功在魏敬禮一毛公薛公又賴其力以成救魏之功遂以享高名而全大義可見人肯敬禮賢才是第一件便宜事也

魏人忌信陵君之賢行反間此是敵國之常只是魏王之輕信讒口自失長城爲可笑耳

趙國失却一將渠邦專用劇辛顛倒如此焉得不敗

話說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賓客不肯爲通正無奈何適博徒毛公如賣漿薛公來訪公子恩知爲信陵君上客

此二公自是帷交不在賓客教內泣

訴其事二公曰君第戒車得我二人當力勸之顏恩曰金被全仗

二公入見信陵君曰聞公子車駕將返宗那吾二人持來奉送

經說來送

不作疑問語妙

信陵君曰那有此事二公曰秦兵圍魏甚急公子不聞乎

之妙便有責之之意

信陵君曰聞之但無息辭魏十年今已爲魏人不敢與問

魏事矣二公齊聲曰公子是何言也公子所以重於魏名聞于諸侯

者徒以有魏也

這一層輕

卽公子之能養士致天下賓客者亦藉魏力也

今魏攻魏日急而公子不恤設使秦一旦破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

子縱不念其家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公子復何面目寄食于魏也

義正詞嚴執交如此試想如此語豈殘片之客所能出乎

言未畢信陵君蹇然起立而發汗謝

曰先生責無忌甚正無忌幾爲天下罪人矣卽日命賓客束裝

自是

自天性人亦是明白人

自入朝往辭魏王魏王不捨信陵君歸去持其臂而泣

曰寡人自失平原倚公子如長城一朝棄寡人而去寡人誰與共耐

穆耶信陵君曰無忌不忍先王宗廟見夷于魏不得不歸儻邀君之

福社稷不泯尚有相見之日魏王曰公子倘以魏師存趙今公子歸

赴國難寡人敢不悉賦以從乃以上將軍印授公子使將軍龐煖為

副起趙軍十萬助之知恩報恩趙王亦好信陵君既將趙軍先使顏恩歸魏報

信然後分遣賓客致書于各國求救魏趙燕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

品聞其為將莫不喜歡悉遣大將引兵至魏聽其節制可見乎日燕

將將渠魏將公孫嬰魏將景陽惟齊國不肯發兵却說魏王正在危

急得顏恩報說信陵君兼將魏趙魏之師前來救魏王如渴時

得漿火中得水喜不可言使魏慶悉起國中之師出應公子時蒙驁

圍邲州在河南肉王魏圍華州在齊西西安信陵君口秦聞吾為將

必急攻邲華東西相距五百餘里吾領兵綴蒙驁之兵于邲而卒奇

兵赴華算便得若王斷兵敗則蒙驁亦不能自固矣眾將皆曰然乃使

衛慶以魏師合魏師築為連壘以拒蒙驁虛插信陵君旗號堅壁勿

戰而身帥趙師十萬與魏之兵星馳華州信陵君集諸將計議曰

少華山東連太華西臨渭河秦以舟師連糧俱泊渭水而少華水多

荆杞可以伏兵若以一軍往渭劫糧王必悉兵來救吾伏兵于少

華邀而擊之無不勝矣只要算許好自即命趙將龐煖引一支軍往

渭河劫其糧艘使魏將公孫嬰魏將將渠各引一支軍聲言接應劫

糧之兵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共擊秦軍信陵君親率精兵三萬伏

于少華山下龐煖引軍先發早有伏路秦兵報入王齟營中言魏信

陵君爲將遣兵逕往渭口王齟大驚曰信陵善于用兵今就華不接

戰而劫渭口之糧是欲絕我根本也吾當親往救之正要你遂傳令

留兵一半圍城餘者悉隨吾救渭將近少華山山中閃出一隊大軍

打着魏相國將渠旗號王齟傳令列成陣勢便接往將渠交鋒戰不

數合又是一隊大軍到來打着魏大將公孫嬰旗號王齟急分兵迎

敵軍士報道渭河糧船被圍將靡炭所劫

好在一齊來命他沒處措手上

王懿道事

已如此且只顧廝殺若殺退二軍又作計較

無可奈何語

三國之兵

攬做一團自午至酉尙未鳴金信陵君度兵已疲引伏兵一齊殺

出大叫信陵君親自領兵在此將早早來降免汚刀斧王懿雖是

個慣戰之將到此沒有三頭六臂如何支持得來况兵素聞信陵

君威名到此心胆俱裂人人情命個個奔逃王懿大敗折兵五萬有

餘又盡喪其糧船只得引殘兵敗將向南路而遁進臨潼關去訖信

陵君引得勝之兵仍分三隊來救鄭州却說蒙騫謀探信陵君兵往

華州乃將老弱立營虛建大將蒙旗職與楚二軍相持盡驅精銳

衝救疾走望華州一路迎來指望與王懿合兵

算計也不錯只是誰知

信陵君已被走了王懿恰好在華陰

林在西女府人

界上相遇信陵君親冒

矢石當先衝敵左有公孫嬰右有將渠兩下大殺一陣蒙騫折兵萬

餘鳴金收軍當下札住大寨整頓軍馬打點再決死敵這邊

慶圖將景陽探知蒙鰲不在軍中攻破圖營老弱解了邳州之圍也

望華陰一路追襲而來正遇蒙鰲列陣將戰兩下夾攻蒙鰲雖勇怎

當得五路軍馬腹背受敵又大折一陣急急往西退走敗王離是智勝敗蒙鰲是

方勝然若無前面之智則後面之力無用也正信陵君率諸軍直追至函谷關下五國札下

五個大營在關前揚威耀武如此月餘圖兵緊閉關門不敢出應信

陵君方纔班師各國之兵亦皆散回本國史臣論此事以為信陵君

之功皆毛公薛公之功也有詩云

兵馬臨城孰解圍 合從全仗信陵歸

當時勸駕誰人力 埋名却是兩布衣

圖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圖軍奏凱而回不勝之喜出城三十里迎

接兄弟別了十年今日相逢悲喜交集乃並駕回朝論功行賞拜為

上相益封五城國中大小政事皆決于信陵君赦朱亥擅殺晉鄙之
罪用為偏將此時信陵君之威名震動天下各國皆具厚幣求信陵
君兵法信陵君將賓客平日所進之書纂括為二十一篇陣圖七卷
名曰魏公子兵法却說蒙驁與王齮領着敗兵合做一處來見秦莊

襄王奏曰魏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兵多將廣所以臣等不能取勝損

兵折將使六國從約不解何至見成于秦王曰卿等屢立戰功聞疆拓

土今日之敗乃是眾寡不敵非卿等之罪也剛成君蔡澤進曰諸國

所以合從者徒以公子無忌之故今王遣一使修好于魏且請無忌

至秦面會俟其入關即執而殺之永絕後患豈不美哉是用熟套子亦難以欺人

矣秦王用其謀遣使至魏修好并請信陵君馮驩曰孟嘗平原皆為

秦所羈幸而得免公子不可復蹈其轍信陵君亦不願行言于魏王

使朱亥為使猶必先奉璧一雙以謝秦王見信陵君不至其計不

行心中大怒蒙騫容奏秦王曰魏使青朱亥叩鎚擊晉鄙之人也此

魏之勇士宜留爲秦用秦王欲封朱亥官職朱亥堅辭不受秦王益

怒魏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圈有斑斕大虎見人來卽欲前攫朱

亥大喝一聲音生何敢無禮迸開雙睛如兩個血盞目貫盡裂迸血

噴虎虎蹲伏股栗畏外不敢動老虎也左右乃復引出魏王歎曰烏

獲任鄙不是過矣若放之歸魏是與信陵君添翼也愈欲迫降之亥

不從命拘于驛舍絕其飲食朱亥曰吾受信陵君知遇當以死報之

乃以頭觸屋柱柱折而頭不破好結實于是以手自探其喉絕咽而死

真義士哉真義士真難得也不枉信陵君下交了秦王旣殺朱亥復謀于羣臣曰朱亥

雖死信陵君用事如故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諸卿有何良策剛成

君蔡澤進曰昔信陵君竊符救趙得罪魏王魏王棄之于趙不許相

見後因魏兵圍急不得已而召之雖然糾連四國得成大功然信陵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十一 七

君有震主之嫌。魏王豈無疑忌之意。信陵君錐殺晉鄙之宗族。賓

客懷恨必深。大王若捐金萬斤。密遣細作至魏。訪求晉鄙之黨。奉以

多金。使之布散流言。藥線言諸侯畏信陵君之威。皆欲奉之。爲魏王

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反間計如此則魏王必疎無忌而奪

其權。信陵君不用事天下諸侯。亦皆解體。吾因而用兵。無足爲吾難

矣。魏王曰。卿計甚善。然魏既敗吾軍。其太子增猶質吾國。寡人欲因

而殺之。以洩吾恨。何如。蔡澤對曰。殺一太子。魏復立一太子。何損于

魏。不若借太子使爲反間于魏。從裡面來更惡。更妙。秦王大悟。待太子增加

厚。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魏。國行事。一面使其賓客皆與太子增往

來。相善。因而密告太子曰。信陵君在外十年。交結諸侯。諸侯之將相

莫不敬且憚之。即借實爭說今爲魏天將諸侯兵。皆屬焉。天下但知

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也。雖吾秦國亦與信陵君之威。欲立爲王。與

之連和信陵君若立必使秦殺太子以絕民望卽不然太子亦將終

老于秦矣奈何利害切身以動之太子增涕泣求計客曰秦方欲與魏通和

太子何不致一書於魏王使其請太子歸國太子增曰雖請之秦安

肯適我而歸耶客曰魏王之欲奉信陵非其本意特畏之耳若太子

願以國事秦固秦之願也又用他離間信陵又要他以國服事正是一計兩用何患請而不從

哉太子增乃爲密書書中備言諸侯歸心信陵秦亦欲擁立爲王等

語後乃叙已來歸之意將書付客托以密致魏王于是秦王乃修書

二封一封致魏王歸朱亥之喪托言病死一封奉賀信陵君另有金

幣等物却說魏王因晉鄙賓客布散留言固已心疑魏及秦使捧國

書來欲與魏息兵修好叩其來意都是敬慕信陵之語稍明白人自然就知是故

璫又接得太子增家信心中欲加疑惑使者再將書幣送信陵府中

故意漏洩其語使魏王聞之却說信陵君聞秦使講和謂賓客曰秦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非有兵戎之事何求于魏此必有計明白人自然言未畢聞人報秦

使者在門言秦王亦有書奉賀信陵君曰人臣義無私交秦王之書

幣無息不敢受先已看破便自使者再三致秦王之意信陵君亦再

三却之恰好魏王遣使來到要取秦王書來看信陵君曰魏王既知

有書若說吾不受必不肯信遂命駕車將秦王書幣原封不動送上

魏王言臣已再三辭之不敢啟封今蒙王取覽只得呈上但憑裁處

魏王曰書中必有情節不啟不明乃發書觀之畧曰

公子威名播于天下天下侯王莫不傾心于公子者指曰當正位

南向爲諸侯領袖但不知魏王讓位當在何日引領望之言書選

不唐把壞不腆之賦預希賀忱惟公子勿罪

話說熟也魏王覽畢付與信陵君觀看信陵君奏曰秦人多詐此書乃離間我

君臣臣所以不受者正慮書中不知何語恐墮其術中耳魏王曰公

子既無此心，便可于寡人前作書復之。卽命左右取紙筆付信陵君，作回書畧云：

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糜首莫酬。南面之語，非所以訓人情也。蒙君辱貺，昧死以辭。

書付秦使，并金幣帶回。魏王亦遣使謝秦，并言寡君年老，欲請太子增回國。秦王許之。太子增旣回，魏復言信陵不可專任。爲秦人作信

陵君雖則于心無愧度，魏王心中芥蒂終未釋然，遂脫病不朝。將相印兵符俱繳還。魏王此舉大是只與賓客爲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曰

夜爲樂，惟恐不及。史臣有詩云：

俠氣凌今古

威名動鬼神

一身全趙魏

百戰却羸秦

鎮國同堅礎

危詞似吠狺

英雄無用處

酒色了殘春

再說昭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呂不韋入問疾因使內侍以緘

書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

以算物還曾主耳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韋復太子政卽位

卽始皇帝頂大利錢時年僅一十三歲尊莊襄后爲太后封其母弟成蟜爲長

安君國事皆決于不韋比于太公號爲尙父不韋父死四方諸侯賓

客吊者如市車馬填塞道路視秦王之喪愈加衆盛正是權傾中外

威振諸侯不在話下秦王政元年呂不韋知信陵君退廢使復議用

兵使大將家鷲同張唐伐趙攻下晉陽三年再遣蒙鷲同王齮攻

韓使公孫嬰拒之王齮曰吾一敗于趙再敗于魏蒙鷲王赦而不誅

此行當以死報遂帥其私屬于人直犯魏營齮力戰而死

也是好漢子兵亂蒙鷲乘之大敗魏師殺公孫嬰取魏十二城以歸自信陵君廢

而趙之好亦絕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圍繁陽

在樞州內黃縣東此此時韓自相吞

併可未克而孝成王薨太子偃嗣立是為悼襄王時廉頗已克繁陽

乘勝進取而夫夫郭開素以諂佞為廉頗所嫉常因侍宴面叱之也

大郭開銜怨在心讚于悼襄王言廉頗已老不任事伐魏久而無功

已克繁陽何謂無功乃使武襄君樂乘往代廉頗呼笑廉頗怒曰吾自事惠文

王為將于今四十餘年未有挫折樂乘何人而能代我遂勒兵攻乘

乘懼走歸國兩人都廉頗遂奔魏王雖尊為客將疑而不相廉頗

繇是遂居大梁秦王政四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禾稼不收疫

病大作呂不韋與賓客議令百姓納粟于石拜爵一級秦爵自公上

十級商鞅所定後世納粟之例自此而起天下第一是年魏信陵君傷于酒

色得疾而亡例是全始馮驩哭泣過哀亦死賓客自頸從死者百餘

人足見信陵君之能得士矣明年魏安釐王亦薨太子增嗣立是為

景湣王秦知魏新喪君又信陵君已死信陵君不死雖喪思報敗績

之讐遣大將蒙騫攻魏拔酸棗等二十城置東郡木幾又拔朝歌又

攻下濮陽衛郡魏元君乃魏王之婿東走野王阻山而居景潛士歎曰

使信陵君尚在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于是遣使與魏通好趙悼

襄王亦患秦侵伐無已方欲使人往糾列國重尋信陵平原二君合

從之約忽邊吏報道今有魏國拜劇辛爲大將領兵十萬來犯北界

那劇辛原是魏人先在趙時原與龐緩有交後來龐緩仕趙劇辛拔

奔魏昭王昭王用爲薊郡守及魏王喜被趙將廉頗圍困都城賴將

宋講和而罷深以爲恥將渠相魏原出于趙人所命非魏王之意雖

則助信陵君戰魏有功到底君臣之間未能十分相信將渠爲相歲

餘卽托病歸其印綬明皆知王乃召劇辛於薊用爲相國共圖報

趙之事奈心憚廉頗不敢動憚今日廉頗奔魏龐緩爲將劇辛意頗

輕之乃迎合魏王之意魏曰龐緩庸才非廉頗之比魏嘗與交而不

用况此段兵已拔晉陽趙人疲敝乘釁攻之栗腹之恥可雪也趙王大

悅曰寡人正有此意相國能爲寡人亦行乎趙辛曰臣孰知地利若

蒙見委定當生擒龐煖獻于大王之前說大話入定是無益趙王大悅遂使劇

辛將兵十萬伐趙王聞報卽召龐煖計議緩曰劇辛自恃宿將必

有輕敵之心今李牧見守代郡使引軍南行從慶都在保定府一路來以

斷其後臣以二軍迎戰彼腹背受敵可以擒矣知趙王從計而行

却說劇辛度易水取路中山直犯常山地界兵勢甚銳龐煖師大軍

屯于東垣即真定縣深溝高壘以待其來劇辛曰我今深入若彼堅壁不

戰成功無日矣聞帳下誰敢挑戰驍將栗腹乃栗腹之子劍是一首肖子欲

報父讐欣然願往劇辛曰更得一人幫助方可未將武陽靖請行劇

辛給銳卒萬人使犯趙師龐煖使樂乘樂開張兩翼以待而親率軍

迎戰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一聲砲响兩翼並進俱用強弓勁弩亂

射劇辛中流矢而死

射燕軍武陽靖中箭而亡粟元不能抵當回車便走龐煖同二將從後掩殺一萬銳卒折去三千有餘劇辛大怒急催大軍親自接應龐煖已自還營去了來去從容劇辛攻壘不能入乃使人下書約明日於陣

前單車相見龐煖允之兩下各自準備至次日彼此列成陣勢分付不許施放冷箭龐煖先乘單車立于陣前請劇將軍會面劇辛亦乘單車而出龐煖在車中欠身曰且喜將軍齒髮無恙劇辛曰憶昔別君去國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某已衰老君亦蒼顏人生如白駒過隙信然也龐煖曰將軍何以昭王禮土棄國奔國二時豪傑景附如

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今金臺草沒無終墓木已拱昭王墓在無終山 蘓氏鄒

衍相繼去世昌國君亦歸吾國燕之氣運亦可知矣老將軍年踰七十孤立於衰王之庭猶奮戀兵權持凶氣而行危事欲何爲乎劇辛曰某受國王三世厚恩粉骨難報趁吾餘年欲爲國家雪粟腹之恥

龐煖曰栗腹無故攻吾鄣邑自取喪敗此乃**趙**之犯**趙**非**趙**之犯**趙**

也

環理亦在上風

兩下在車前反覆酬答龐煖忽大呼曰有人得劇辛之首

者賞三百金劇辛曰足下何輕吾大甚吾豈不能取君之首耶

只此語

餘龐煖曰君命在身各盡其力可耳劇辛大怒把令箭一麾栗元便

引軍殺出這裏樂乘樂閒雙車接戰**趙**軍漸失便宜劇辛驅軍大進

龐煖亦以大軍迎之兩下混殺一場**趙**軍比**趙**損折更多天晚各鳴

今收兵劇辛回營悶悶不悅欲待回軍又在**趙**王面前誇了大口

君子

先行其言而後從欲待不回又難取勝正在躊躇忽有守營軍士報

道**趙**國遣人不書見在轅門之外未敢擅投劇辛命取書到其書再

三緘封甚固發而觀之畧曰

代州守李牧引軍襲督亢截君之後君宜速歸不然無及某以昔

日交情不敢不告

妙似不是

飯樹者然

劇辛曰龐煖欲搖動我軍心耳縱使李牧兵至吾何惧哉命以書還其使人來曰再決死敵通使者已去粟元進曰龐煖之言不可不信

萬一李牧果引軍襲吾之後腹背受敵何以處之劇辛笑曰吾亦慮

及于此適纔所言穩住軍心也還算有忤才汝今密傳軍令虛札營寨連夜

撤回吾親自斷後以拒追兵粟元領計去子誰知龐煖探得通營虛

設同樂乘樂閒分三路追來劇辛且戰且走行至龍泉河在保定府慶都縣

探子報道前面旌旗塞路聞說是代郡軍馬劇辛大驚曰龐煖果不

欺我遂不敢北進引兵東行欲取阜城在河澗府一路奔往僚陽龐煖追

及大戰于胡盧河在阜城劇辛兵敗歎曰吾何面目爲通囚乎自刎而

亡此通王喜十三年秦王政之五年也髯翁有詩歎云

金臺應聘氣昂昂

共翠昭王復舊疆

昌國功名正在否

獨將白首送沙場

粟元被梁閉擄而斬之獲自三萬餘餘俱奔潰或降

約會李牧一齊征進取武遂即真定府武強縣方城地在汝州之地

渠之門求其為使伏罪乞和龐緩看將渠面情班師奏凱而回李牧

仍守代郡去訖趙悼襄王郊迎龐緩勞之日將軍武勇若此廉藺猶

在趙也龐緩曰燕人已服宜友此時合從列國并力圖秦方保無虞

不知合從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